

編者的話

从一九六二年冬季开始，我省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全省各地有千千万万个老工人、老贫农、老干部、老战士等，讲述了他们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这些历史，是最宝贵的阶级教育材料。我们特把它们选编成为回忆对比丛书出版，供大家阅读。

这本《三代仇》，是回忆对比第四辑。它基本上是一本农民家史的专辑，共收集十篇文章。这些文章，一部分过去没有发表过，一部分则是从近年来省内报纸挑选的。它们从各个方面揭露了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种种罪恶，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增加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识，激发人们的阶级感情，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

一九六四年七月

三代仇

目 录

三代仇	宣理 汪福来 程鹏	1
百岁袄和它的主人們	李文俊 張文标 王开玉	16
她比黃連苦十分	項有彬	21
永記母親的血泪仇	傅定榮	32
半生飄泊記	鄒坤海	38
王家血泪	張維明 汛濤	46
一步一个血印	袁学海	53
跳出苦海見太陽	万光远	64
从倒門絕戶到人寿年丰	疏子卢	73
集体化帶來的好光景	李广民	82

魚

三代仇

——貧农陈昌和的家史

宣理 汪福来 程鹏

一九六二年中秋节，桐城县三河公社青峯大队西流生产队，貧农社員陈昌和的一家正在欢度佳节的时候，忽然大队党支书陈义甫冲进門来喊道：“昌和，昌和，你那失散在江南的侄儿生根回来了！”陈昌和又惊又喜，急忙迎到門口，一把拉住生根，泪如泉涌，顿时，陈家三代悲痛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給地主 当牛当馬

陈昌和的祖父陈金明，原籍潛山县龙山謝花村。由于当地恶霸地主的残酷剝削和压迫，家里弟兄又多，他們家的生活越来越难維持。陈金明是个机匠，有一手織布的好手艺，他想：“凭我这双手，到哪里都搞得到飯

吃，何必在家乡受苦受气呢。”他同父母兄弟商量了几次，最后就带着妻子、儿子和媳妇，离开了老家，来到了桐城县三河陈家塆。

俗話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处处豺狼都吃人。”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刀把子掌握在地主反动派的手里，穷人一无錢二无地，逃到任何地方，也免不了受苦挨餓。陈金明虽有手艺，但是到了外乡，人地生疏，要想靠手艺謀生就更难了。眼看沒有别的生路，陈金明只好叫老伴带着媳妇去討飯，自己带着文祥去給地主当长工。

陈金明父子成年累月地替地主卖命，把多少日头从东山捎到西山，受尽了多少辛苦和折磨。当陈金明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才积攢了二三十块大洋，他希望用这点錢，租一点田地，为陈家子孙立一个安身的“窝”。事有凑巧，陈家塆有个胡姓地主正要找人看他家的新坟山，听说陈金明想佃田，就将坟山脚下的七亩多瘦田和三間庄屋租給了陈金明。租田到手的那天，陈金明才嘘了一口气，他想：“这下总算給儿孙找到了一个安身之所了。”由于劳累过度，不久陈金明就病倒了。在病中，他舍不得吃一点好的，还带病下田干活，几次昏倒了，又掙扎着爬起来繼續地干。儿子文祥劝他歇歇，他說：“我們穷人歇了手就封了口哇！不干怎么行呢！”

他临死的时候，紧握着儿子的手呜咽地说：“文祥，我惭愧，没有给你们留下一点家业。往后你要想法子置点家业呀，别再让儿孙象我这一辈子受苦啊！”接着他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身上穿的破棉衣说：“我死后，你不要把它同我一块装进棺材，还是留着让你这些活人穿吧！也算我留给你们的一点家产。”说完，喘了几口粗气就死了。从此，一家六口（昌和的祖母、母亲、大哥、二哥、大姐）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全压在昌和的父亲文祥身上了。

大早年 地主逼租

陈文祥在父亲原来租种的七亩佃田里，披星戴月，拼命地干活，人渐渐地累瘦了，瘠薄的田脚渐渐地兴肥了，每年打下粮食，除去了繁重的地租外，家里人还有一碗稀饭喝喝。地主一看红了眼，硬说他的田好，原来租底子定低了，一下子把原来的四六分租改成了二八分租。从此，秋收时节地主剥削去的粮食，就由收获量的六成提高到了八成。文祥气急了，几次恨不得把田退给地主，但转面一想：“穷人没有土地，就要靠帮工糊嘴呀！打长工的苦过去已经尝够了，怎么还能睁着眼睛跳岩呢？”想到这里，他只好把气憋在肚子里，继续拼命

地苦干，年年盼望风调雨顺，多收点粮食，好把全家老小十一张嘴糊过去，谁知天又不从人愿，年年不是淹，就是旱。

一九三四年是多少年来少有的大旱年，到处旱地冒青烟。昌和全家，虽然不分日夜地车水抢救，田里收成还是少得连交租都不够，一家大小劳累一年，到头来，一碗稀饭都喝不上。可是狠心的地主却不肯让一点，仍然象往年一样，天天派狗腿子上门催租。催来催去，他家也只能交出一半租子。地主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恰巧，那时地主的儿子胡启明当了国民党的伪军官，他们就更加依仗着反动派的势力。在一天夜里，他突然带来十多个匪兵，将昌和家团团围住，气势汹汹地要捉陈文祥去押交。昌和全家人都吓呆了。陈文祥看看闯不过去，就硬着头皮走出来，向地主哀求道：“少先生，请你抬抬胳膊让我过去吧，今年灾情实在大呀！”

“放屁！”胡启明瞪着三角眼怒喝道：“他娘的！管你什么火灾旱灾，难道还灾到老子头上来了吗？”陈文祥一看他们这副架势，知道苦求也没有用，就狠狠心，咬咬牙，把留着做种的几担稻全交了出来。地主胡启明一算，还缺两担稻。本想再逼，但到处都搜遍了，也没有找着一粒粮食，知道实在逼不出来了。只见他眉毛一挤，三角眼一眨，又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假惺惺地说：

“这样吧，剩下的两担稻我也不催你交了，留给你度荒吧！不过，你要打个借条，算是向我借的，年利低一点，每石加三解，明年收割时本利一齐交！”天哪！这样的高利贷人怎么背得起呀！也就在这年，昌和的祖母死了，又借了一些债。从此，陈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一天不得一天过。陈文祥气上加气，第二年就一病卧床，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老伴抱着他的尸体呼天唤地，哭得死去活来。

“人到那条路上去了，哭死了也无用啊！文祥劳累一生，赶快设法买口棺材吧。”邻居们这样劝说着，昌和娘才止了泪。但是九口活人衣食都不周全，哪里还有钱买棺材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转让佃田。于是她便托人将佃田让出三亩，才算把老头子草草收殓了。

抓壮丁 骨肉离散

陈文祥死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文祥的大儿子黑侉子又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时恶霸地主黄振贵，正好当上了保长。他一上台就给国民党抓壮丁。他扬言说：“陈黑侉子家弟兄六个，抽他家两个都不算多。第一批黑侉子无疑是在数的。”黑侉子听到这个风声很害怕。一天夜里，他卷起破絮含着泪对娘说：“娘，外

面有人說，黃保長要抓我的壯丁，我在家里蹲不下去了，不如趁早逃到江南去躲一躲。”娘一把拉住儿子的手說：“伢呀！你的弟弟妹妹都还小，家里只有你这么一把手，你走了，丢下我們老的老小的小，怎么活啊！”黑侉子心軟了，只好打消了逃走的念头。

誰知不到几天，风声越来越紧，看样子馬上就要动手抓人。黑侉子知道事不宜迟，就又卷起破絮对娘說：“娘，你看吧！我再不走他們就要捉我了。娘，你要是担心家里日子难过，三弟根富和我那伢生根，都由我帶到江南去。”娘被形势所逼，只好眼泪汪汪地答应了。

昌和大嫂一听婆婆答应了，心里不禁一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黑侉子难过极了，走到妻子身边安慰地說：“生根娘，不是我狠心丢你，是黃振貴这个狗杂种逼着我走啊！我这次到江南去是为的逃命。要是那边好，我再叫三弟回来接你，你在家里要好好照应娘。”黑侉子和妻子两人一直哭哭啼啼地談到鸡叫，千言万語也道不尽心中的苦痛。临走的时候，娘扯住黑侉子的胳膊說：“伢呀！年头太平了，你們一定要回来啊！”妻子一直把丈夫送上大路，到看不見他們的影子了，才嗚嗚咽咽地哭回家。

黑侉子走后，家里沒有了劳力，日子更难过了。每年只是收获季节才能喝上几頓稀飯，其余的时间全靠挖

野菜、刨树皮来充饥。昌和的二哥松苗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些东西堵塞在肠胃里不消化，不久就得了消瘦病，临死的时候，他还张着嘴巴声声喊着：“饭，饭……”娘悲痛极了，她抚摸着松苗的脸哭诉着：“我的苦命的儿哇，娘到哪里搞饭去呀！”昌和娘就这样眼睁睁地望着二儿子死去了。娘怕其他子女同松苗一样遭难，就托人把五儿子昌和同小儿子黑老，分别送到保长程万里和地主朱华山两家当小伙计；将大女儿月英出了嫁；将小女儿甘丫头，也送给方家当童养媳。自己只带着四儿子荣根和大媳妇在家里耕种四亩多佃田。那时节，天也跟穷人作对，不是淹就是旱，地主又狠，年年打的粮食，往往交租都不够；有时勉强交了租，又没有口粮，真是镰刀挂上墙，家里就断了粮。

昌和同黑老在地主家干活，虽不用在外讨饭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比讨饭并不好多少。他们吃的是残茶剩饭，睡的是灶口柴房。每天鸡叫就要起来做事，晚上半夜才能上床，一天到晚累的腰都伸不直，还经常挨打挨骂。

有一次，天没亮，地主就催昌和上山去打柴。由于头天晚上昌和只喝了两碗稀饭，还不到半夜肚子就饿了，清早起来更加饿得慌，他就在厨房里吃了一点头天剩的咸白菜。程万里知道了，气得暴跳如雷。晚上昌和打柴

回来，刚刚放下柴担，程万里抽出扁担就沒头沒脑地对
着昌和身上砍，罵道：“你算什么屌人，竟敢偷我的菜
吃！”

地主朱华山更是狠毒，黑老帮他的时候，他曾答应
每年給三块钱工钱，可是到了大年三十那天，他一文钱
也不給。黑老气哭了，跑回家把这事对娘一說，娘心想：
“世間上哪有这等黑心人，我家年飯米都指望着这三块
钱，他竟敢不認賬了？”娘亲自去跟朱华山交涉，朱华
山不但不給，反而吹胡子瞪眼地罵道：“不識好歹的东
西，你家黑老能做什么事？要不是我家收养了，在你家
还不是餓死的貨。我不要你的钱就是天大的人情了，你
还向我要钱，真是岂有此理！”那时节，地主說話如盖
印，穷人說話不頂用，地主硬不給，昌和娘也沒有办法，
只好抹抹眼泪憋着一肚子气回来。还是穷人疼穷人，貧
善的邻居这家凑两升米，那家凑几个钱，才帮助他家換
过了年关。

伪保长 敲詐勒索

陈昌和的四哥荣根，精明能干，勤劳发狠，十五岁
起，就接管了家务。两年以后，家里的日子好了一点，
狠心的恶霸黄振贵哪肯讓穷人喘口气。一九四〇年冬天，

他竟用誣栽的罪名，洗劫了陈荣根的家，使昌和一家又陷入飢寒交迫的日子。事情經過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昌和隔壁汪士恭家里杀牛，找荣根去帮了一个忙，消息传出后，黄振贵認為这是敲竹杠的好机会。他想：“汪士恭和我是亲戚不好敲，陈荣根倒可以敲他几个。”于是，黄振贵撇开汪士恭，对他毫不追究，硬将“私宰耕牛，违犯政府禁令”的罪名，加在荣根头上，罚他十二担稻。荣根不服，就当著黄振贵的面指着鼻子說：“你要敲竹杠就干脆說实话，別假借杀牛的罪名誣栽我！”黄振贵見荣根一句话说穿了他的底，顿时恼羞成怒，指使手下人把荣根捆住，带到了保公所。

娘怕儿子要吃这般豺狼的亏，也跟着儿子进了保公所。她看到黄保长要动刑，就急着跪在地上哀求道：“保长先生，这伢年紀輕不懂事，求你老人家饶他这一次吧，罰稻我承認就是了。”黄振贵見昌和娘願受罰，才假裝讓步，用手指点着荣根的头說：“小混蛋，看在你娘的面上，今天饒了你，下次再要調皮搗蛋，哼！……”說完，才叫保丁将荣根松了綁。当即派了伕子，跟荣根一道来到昌和家，眼睜睜地抢走了全家血汗换来的粮食。荣根气得几乎要吐血，他背地里跟几个穷朋友发誓說，黄振贵这个狗日的，你莫急着，总有那么一天，我也翻你的小八字……”

施毒計 榮根受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昌和家被敲詐的第二年，不料榮根發誓的話，傳來傳去竟傳進了黃振貴的耳朵。黃振貴冷笑着說：“好大的狗胆！我看到底是誰要誰的命！”接着，他又對保丁說：“馬上就抓他的壯丁……這叫做先下手為強。”就這樣，榮根被黃振貴抓走了。但榮根生來機靈，不久就從湖北老河口逃了回來。誰知回來不到一個月，又被黃振貴抓去了。當時陳家門戶，全靠榮根頂，他一走，家裡就無法過日子，他怎忍心丟着老娘和弟弟在家挨餓呢？在第二年（即一九四二年）臘月，他又瞅個機會逃了回來。黃振貴知道了，恨不得馬上把榮根捉住，無奈榮根精明，雖然回來了，却不在家裏蹲。

黃振貴抓不到人，就逼着昌和娘交人，昌和娘一口否認，她說榮根沒有回來。黑心的惡霸見昌和娘吓不倒，又想出了一個壞點子：在臘月二十七那天，黃振貴帶了一班人，把昌和全家趕了出來，用一張大封條把門封了，並惡狠狠地說：“何時交出陳榮根，何時才准開門。”一家人沒有地方去，只好偎在屋簷下，討飯度日。昌和身體本來就不好，再加上受了這些苦，大病了一場，几



乎死去。荣根看见全家为着他受累，非常难过。到了第十天头上，他就挺着胸脯站了出来。黄振贵当场就把荣根上了绑，连夜派人押送到桐城怀太国民党师管区，并亲自写去一封密信，说荣根如何调皮捣蛋，多次逃跑回家，要求师管区给予军法制裁。

当时抓去的壮丁受不了虐待，逃跑的很多。在那些伪军看来，确实是一件最头痛的事，正想严办个把逃兵，杀鸡吓猴子，妄想恐吓打算逃跑的壮丁。黄振贵送来了荣根，正合上了这般刽子手的心意。野兽们把所有有关的壮丁集合起来，将荣根全身衣服脱掉，头、手和脚，绑在

用扁担扎成的十字架上，抬到場子中間，由五、六個凶神惡煞的匪兵，用麻繩蘸水換班抽打。可憐榮根痛得昏死過了几次。全身的肉皮被繩子撕走，一根根的骨頭都露了出來，打到最后，榮根一點不省人事，只剩了微微一口氣。野獸們看看不頂用了，就派人送信給黃振貴，叫他立刻將陳榮根領回去，另捉一個壯丁頂陳榮根的數。

“捉誰家的人呢？”黃振貴當時這樣想，“凡是有壯丁的人家，我都得過了他們的錢，只有陳榮根家榨不出油，這個缺額還要他家里的人去頂。叫昌和頂吧，近視眼不行。叫小黑老頂吧，才十六歲，年齡不夠，好在他個子大。對，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小黑老去頂。”喪盡天良的黃振貴就欺騙昌和娘說：“你四兒子太調皮，政府不收，要你小兒子去調換，限期三天，過期就要槍斃你的四兒子！”娘聽到“槍斃”二字，全身都發抖，只好含着淚对小兒子說：“仔呀！野獸們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可不能看着你四哥這樣死啊，你就去換他回家吧！”小黑老走後的第二天，榮根抬回來了，這時他已經不省人事，身上大小傷口，全都潰爛了。那時候，家中吃都沒有，哪有錢請醫生，住醫院。求親戚鄰居，用了些土法子去治，全都無效，不到幾天就咽了氣。昌和娘象被人剜掉了心肝一樣，悲痛無比，哭得死去活來，在地上滾來滾去。她覺得好象是一場惡夢。然而，偏不

是梦，这是血淋淋的事实。

含冤屈 老嫗跳塘

陈荣根惨死以后，昌和娘成天里飯不思，水不飲，整日整夜一声接一声地喊着：“儿哇！荣根儿哇！我的心啦！我的肉哇……”有时候哭昏过去了，在梦里还大叫：“儿哇！你回来啦！儿哇！儿哇……”左邻右舍听了，都暗暗地掉泪。眼看几天几夜过去了，娘的嗓子哭哑了，眼睛肿得象灯笼，脸也瘦脱形了，邻居們看看这样下去不是事，紛紛来到昌和家，一面转弯抹角地劝慰和开导昌和娘，一面撬开她的牙齿灌水灌飯。这样过了半个月，娘看看身边的五儿子昌和，又想到了江南还有大儿子黑侉、三儿子根富和小孙子生根以及当壮丁的小儿子黑老，她那受了重伤的心灵，又泛起了一线希望。她想：“我不死！我还要看看这些狗杂种怎么下场！我还有四个儿子，还有孙子，他們总有一个能替我陈家报仇！”誰知祸不单行，沒隔几个月，恶耗又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送給方家当童养媳的小女儿甘丫头被婆家折磨死了；远在江南的两个儿子相繼病死了，小孙子生根也不知下落；大媳妇听说丈夫死了，儿子失散，再加上討飯吃不飽，在潛山徐家漕上吊死了；小儿子黑老当壮

丁后，受不了反动派的虐待，在桐城逃跑时，不幸又被师管区的匪兵捉住枪毙了。每一个噩耗传来，都如同一把把钢刀，戳碎了昌和娘的五脏六腑。她神经失常了，成天披头散发，从东庄哭到西庄，诉冤屈，叫黄天。

可是，在那豺狼当道的旧社会里，哪里有穷人伸冤的地方呢？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昌和娘越想越不愿活了，一天清早，娘瞓着熟睡的昌和，跳进大塘里去了。邻居看到，把她抢救起来，但人已奄奄一息，神志不清了，不久就断了气。本来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结果只剩下陈昌和一个人，在那饥饿、死亡线上挣扎。

庆解放 昌和翻身

一九四九年，平地一声春雷，推翻了美蒋反动派统治的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饱受苦难的陈昌和总算熬出了头，见到了太阳。当时他穷得身上只穿了一套破单衣，罐里没有一粒米。党和人民政府及时救济了他，给了他衣服和大米，帮助他度过了难关。土改时，在反霸斗争中，他几天几夜不睡，积极参加了斗争。他第一个控诉了恶霸地主黄振贵的罪恶。当人民政府接受了广大群众的要求，镇压了黄振贵以后，昌和万分激动，顿

时热泪滚滚，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感到高兴，感到痛快，但又感到难过。他心里想：“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昌和才翻了身，报了仇。四哥和娘他们，要是今天还在人世，该多么高兴啊！”

土改以后，他分了田地和房屋，接着又娶了老婆，生了两个孩子。现在一家人生活得很好。

* * *

……想到现在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日子，陈昌和周身又热了起来，拉着侄儿的手不觉也就松开了。

生根说：“叔父！你怎么了……”

陈昌和用衣袖揩揩眼泪说：“看到你，我一高兴，过去的往事，都一齐涌上了心头，……啊！这些年你在什么地方？”

生根答道：“自从解放以后，我就在江南旌德县庙形公社土庙大队安了家，当了好几年生产队长了。”

“有伢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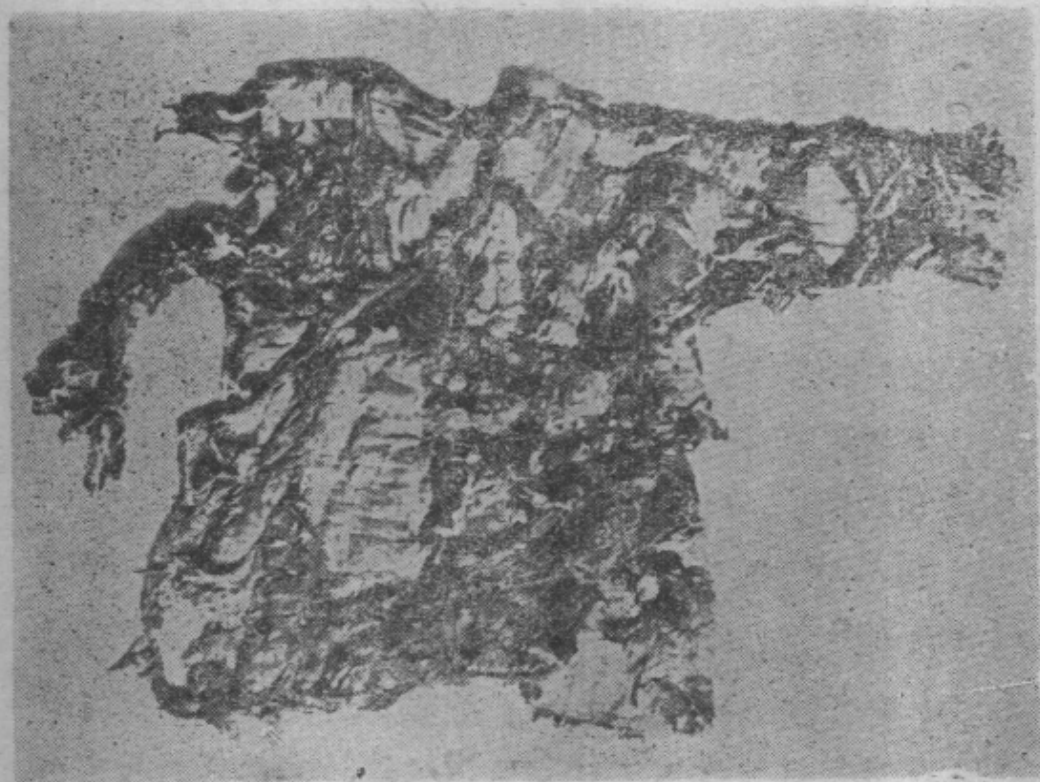
“四个了。”

“……”叔侄俩谈着谈着，不觉已经上灯了，圆圆的月亮也爬上了树头。昌和十分感激地说：“若不是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打垮了反动派，救了穷苦农民，我们叔侄俩哪会有今天啊！”

(赵鸿恩插图)

百岁襖和宅的主人們

李文俊 張文标 王开玉



芳柳影摄影

上面这件蓝底白花的粗布小袄，在世上已经存在一百零三年了。舒城县石岗公社宋圩大队马庄生产队何、王两家传了五代，十二个穷人穿过。它曾有两次当嫁衣。它的主人穿着它去帮工、讨饭、跑反。在它的身上，到底挨过了多少鞭子、被狗咬了多少牙印子，是无法计算的。它随着自己的主人熬过了旧社会八十八年的苦难岁月，它的经历是一部不平凡的血泪史。它是我国农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的见证。

两次当嫁衣

提起这件小袄还得从清朝末年说起。一八六一年，在现在舒城县南岗区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个名叫徐老三的雇农，他和老伴带着女儿凤英苦度日月。凤英十九岁时出嫁，家里一贫如洗，徐老三翻山越岭，砍了三天柴，卖了，买来点棉花，徐大媽连夜纺织，总算给女儿做了件陪嫁衣——棉背心。

穷人家的女儿只有穷汉子配。凤英的丈夫张本昌是个放牛的出身，光棍一条。结婚后，夫妻俩起五更睡半夜地忙，还是常常糊不住口，哪里还谈得上做衣服呢，所以凤英对这件棉背心非常爱惜，生怕穿破了。每当她穿着这件衣服时，就想起父母悲惨的一生。

凤英四十七岁时，她的大女儿爱兰出嫁了。她拿出这件棉背心說：“娘没什么陪送你，就把这件小褂子拿去吧。記住，这是你姥姥陪送我的嫁衣。”

爱兰的丈夫何登繞也是帮工出身，連个打鸡的坷垃都沒有。結婚的第二天，她就随着丈夫到地主刘麻子家帮工，夫妻俩住在牛棚里。孩子一个一个地出世，怎么能养活得起呢？当爱兰把大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时，她沒把这件棉背心陪送给女儿，因为剩下的一女四男都是赤脚露腿的。后来她就把这件棉背心接了两个袖子給二女儿穿。从这时起，“小褂子”才变成了小袄子。这件小袄子二女儿穿过給大儿子何本朝穿，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又給老三穿，最后才輪到老小何本堂穿。一件袄子，几十年，娘儿几个都穿过了。

阶 級 友 爱

一九三九年，民不聊生。这年冬天，一連下了几天大雪。何家的邻居王道胜，家中断粮又缺衣，一家老少五口人，冷冰冰地对着墙发愁，小孩子还吵着要吃的。何大哥知道了，把家中仅有的三升米拿了一半給王家，还把这件破棉袄一起送了来，王家不肯收，何大哥硬塞下来。王道胜手捧小袄，再看看縮在大人怀里的三个孩

子，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水唰唰地流了下来。到底给哪个孩子穿呢？最后还是让大了头玉贞穿上它先下床去煮点粥。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日本鬼子占了舒城，常常下乡杀人抢掠，玉贞就穿着这件破小袄跟着母亲跑反，这件小袄，白天伴随着主人辗转于深山密林，晚上就帮助主人抵御寒风。

一天夜里土匪来抢，一脚把门踢开，拉过王道胜就打，非问东西放到哪里去了，穷人家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土匪们看见床上有一件卷着的破小袄，以为里面藏着什么好东西，便用枪一挑，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件鱼网一样的烂棉袄，匪徒们气得一甩，骂了几句就走了。

王道胜被土匪打残废了，王大妈就只得带着孩子们去讨饭。有一天，大儿子王发礼穿着这件破棉袄讨到地主宋家庆家门口，地主不给，院子里还窜出一条大黑狗，咬破了发礼的腿，撕破了烂棉袄，回家后，母子抱头大哭一场。

一九四五年，王大妈生下了最后一个孩子——小林子。家中困难，只好从孩子身上脱下这件开了花的小袄把林子包起来，每年十冬腊月，林子就靠这个小袄过日子。

傳家寶

小林子今年十八岁了，在宋圩大队宋圩小学讀六年級。王大媽經常向小林子訴說过去苦、今日甜，林子懂事，讀書很用心。

何、王二家解放后都翻了身。解放前，王大媽家六口人只一床破被，沒有帳子；四个孩子沒有一条棉褲，一年到头沒穿过鞋，哪里还談得上讀書呢！現在，王家穿的不用說，有四床被、三頂帳子，热水瓶、胶鞋样样齐全，还盖了两間新房。去年，大媽給林子做了件卡机布的小袄，穿上身时，大媽把儿子媳婦都叫到跟前，又拿出这件百岁袄，对林子說：“你从小沒有衣服穿，用它包了一年多。別看它烂，救了不少人的命！你現在又穿上一件新棉袄，問問你几个哥哥，从小可曾穿过一件新棉袄和棉褲？可曾念过一天书？孩子，千万不能忘記过去啊！”王大媽說着說着就落了泪，林子也眼泪嘩嘩的。从此林子更加发憤用功，今年被評为优秀学生。

这件小袄已經烂得看不上眼了，但大媽总是比一件新袄子更珍貴地收藏着它。她說：“这是我們何、王两家的传家宝，經常看着它有好处！”

她比黃連苦十分

項有彬

破籃子引起傷心淚

每當蔡春榮拿起那隻挂在檐下的破籃子淪眼淚的時候，九歲的大雙和小雙總是不解地圓睜着小眼睛問她：“媽，家裡那麼多新籃子，為啥還老留着這又舊又破的籃子呢？把它甩掉吧！”

“甩掉？！”蔡春榮望着這對解放後生下來的小兒子，說：“孩子啊，咱們有了新的可不能忘了舊的呀！”

小孩子家哪裡會想到，這破籃子竟是媽媽往日血淚生活的見證哩！

× × ×

是當年一個初秋的傍晚，窮困不堪的爸爸從集上給春榮買來了一隻竹籃子。多好的一隻籃子啊！那枯黃的

小臉不禁泛起了天真的笑容，心想，有了這只籃子，該可以裝好多好多東西啊！她高興得好象一家生活都可以從這籃子里得到滿足似的。

可是年輕輕的春榮怎么也想不到，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苦，白天，她挎着籃子在地里挖野菜、拾豆角充飢。晚上，爸爸織布她紡紗，一紡一個通夜，但是滿籃子紗穗還得不到八個銅錢的利。後來爸爸累死了，媽媽耳朵急聾了。十二歲的蔡春榮只好挎着籃子，隨媽媽、姐姐出外去逃荒。

舊社會，窮人多，富人少。哪個有錢的人家會可憐這拖大帶小的一家呢？她們走東村跑西莊難得要半籃糠，只好以樹皮、冷水充飢。幾個月下來，一家五口，個個眼睛都凹下去了。一天，媽媽好不容易要來了半碗稀糊，娘兒五個誰也不願意先喝一口。媽媽對着春榮說：“小美，你幾天米都不沾牙了，快喝點吧，媽媽能頂住。”沒想春榮剛接過碗，只听卜通一聲，媽媽倒下了。姐姐知道媽是餓的，連忙向人要了碗開水，給媽喂下肚去，媽才慢慢地轉過氣來。

第一次被賣

生活實在熬不下去了，媽媽被迫把春榮給人家做童

养媳。晚上，媽媽含着眼泪对春荣說：“孩子，娘养不活你，明儿跟蔡大哥到前庄夏家去吧！”

真是晴天一声雷！“娘，我不去，要死也和娘在一起！”

小妹妹仿佛懂事样，一把抱住媽媽的腿哭道：“娘，別卖姐姐，明天我多要点飯就是了。”

世上又哪有媽媽舍得卖掉亲生女儿的呢？媽媽泣不成声地望着春荣說：“不是娘心狠，跟着我只有死路一条，到夏家有飯吃，能保住命！”

哪想到夏家的飯比黃連还苦！照蔡春荣自己的說法，从那天起，她就变成了这家富农的一条会說話的牲口。

公公是一个道地的守財奴，一个不順眼就对小媳婦瞪眼睛，吹胡子。公公虽然这样，可比起婆婆还强些哩！

那会儿，婆婆正是四十多岁的当家人，高大身个，猪肝脸，破锣嗓子，一喳呼，連她公公也象耗子見了猫一样。她赶着大儿子当土匪，打得大媳婦跑回娘家，剩下个春荣无家可归，就变成她的下飯小菜啦。她說：“这是咱家买回来的沒尾巴驴，想打就打，想罵就罵。”春荣那小男人也不是好东西，只要公公不在家，就跟娘一起找岔子折磨她。婆婆騎在她身上，用秫秸根子打她，小男人朝她肚子上又是拳打又是脚踢。有时候还罰她跪

在地上不給吃。是春榮做過什麼錯事嗎？沒有。從十二歲到夏家起，她哪一天不是從天亮干到黑，給一家五口人燒飯、洗衣、拾柴、喂豬的事全落在她身上。

俗話說，千年媳婦熬成婆。蔡春榮這童養媳可真熬不下去啦！白天挨打受氣不說，到晚上連個象樣的睡覺地方都沒有。一條破蘆席放在地上就算個鋪，夏天蚊子叮，臭蟲咬，滿身抓得稀爛。到了冬天，蓋無被子墊無草，單人靠在灶門口凍得直發抖，等到半夜，看看婆婆他們都睡了，才敢把腳伸到灶洞里烤烤。小姑娘哪知道凍腳不能烤，一烤會流黃水。春天一回暖，一雙小腳就象爛烘柿樣，三個指頭隨肉掉了。鞋不能穿，路不能走，痛得鑽心呀！狠心的婆婆哪管這些，還是舉手就打，張口就罵。春榮心想，牲口累了還要溜溜腿，豬瘦了還要加把糠，自己連牲口還不如哩！倒不如死了算！有一天她等公婆到外乘涼時，順牆摸到屋里，拿根麻繩甩在梁頭上，剛把頸子伸在繩子上，板凳响了，人倒了。凶婆婆一頭沖進來，不問三七二十一，抡起繩子就往春榮身上抽，口口聲聲要打死這沒尾巴的驢。

就在那一年，媽媽逃荒回來了，春榮一頭栽在媽怀里，哭死哭活要跟媽一塊走。媽媽望着孩子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再也忍不下去了，要把孩子帶回去討飯。夏婆子一听，說：“好呵！要走得把兩年吃穿銀

子拿来！”媽气不过，要找人同她評評理。夏婆子一听撒了野，說：“要打官司嗎？好，咱花一百块現大洋砸断你这穷骨头！”結果媽被赶走了。

第二次被卖

真是怪事！从那以后，夏婆子陡然变和气了。一天，她皮笑肉不笑地对春荣說：“別哭了，你姐从亳州捎信来叫你去，明儿跟庄上的李大哥走吧！”

十五岁的春荣怎知道是婆婆耍的花招呢？她心开了，脸笑了。她記起了姐临嫁到亳州时講的話：“妹妹，咱們可得忍呀。等我出了头接你去住些时候。”現在姐果然来接咱了。她坐在灶門后面，眼一閉就見到了姐。姐好福气呀！穿着新衣，笑嘻嘻地站在亳州城門口接咱哩！春荣揚开手跑上去——沒想一头撞在灶台上。

鸡叫了，春荣赶忙梳了头，天还未亮就挎上篮子等着庄上的李方刀。

蔡春荣被李方刀帶着从河南的永城县走到了安徽亳州城。她滿以为見到亲人，就能跳出火坑，誰想却是从狼窝掉进了虎口。在亳州一家小店里，人販子李方刀引来了一条大汉說：“你姐在常老板船上，快去見吧！”春荣想，咱姐是随媽逃荒到亳州嫁给人家的，怎么会住

在船上呢？她疑疑惑惑随常老板到了河下，哪有姐姐的影子呢？她急了，站在船上喊，没有姐姐的回声，船仓里尽是一双双陌生的眼睛。她知道受骗了，调转头来往回跑，常老板将手一拦喊道：“往哪去？你是我一百七十块大洋买来的丫头。”春荣一听，两眼发黑，一下栽倒在船板上。

她哭，她闹，她紧紧地搂着那只从家里拷出来的竹篮子，默默地念道：“篮，你不是说咱‘小美’生是个贵人吗？可现在……”船外风声呼呼，水浪滔滔，好象也在为这孤苦伶仃的小孩哭泣。旧中国该有多少好女子被这吃人的社会断送了青春和幸福啊！

船到怀远，只见同行的十几条大船装的尽是从亳州一带买来的穷苦人家的好闺女。一到码头，有的被地主买去当使女，有的被官僚富商买去当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蚌埠华昌街做娼妓。春荣则被船老板的娘留在船上当了丫头。既是当了头，那还有好日子过吗？冬天，她冒着刺骨的寒风，跪在船帮上，用一双热手打开河里的冰冻，洗干净一船人的衣服。老板家的一切责打，春荣都忍耐着，她不再想别的了，只求老板哪天发发慈悲，能让她回亳州见见亲人。

一晃三年过去了，春荣正好十八岁。枯黄的瘦脸变得红润了，稀疏的头发已经扭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辮子。

多好的一个姑娘！船老板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觉得这真是一个赚定了的活货。她对春荣越发客气了，他说：“哪天运货到北首，一定让你会亲人。”

这一天果然来了，船老板笑嘻嘻地回到船上说：“丫头，你娘逃荒到了怀远县，快跟我上岸去！”

第三次被卖

春荣心里可高兴啦！急急忙忙挎着篮子随老板往前行，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娘身边，吐一吐心里的苦水。

“丫头，慢点走，咱们到前面庄上歇会腿。”船老板领着春荣走进一座靠沙河的小庄上，来到一位姓张的大伯家里。这大伯真客气，又倒茶，又拿烟，不断向姑娘问长问短。春荣正疑惑，一转眼船老板不见了。春荣刚要问，老伯开口道：“姑娘，常老板回去了，你就在这里住下吧！”奇怪，咱赶路回家，怎能在这里住，莫非是船老板又把咱卖了？不错，春荣被船老板以三百元的身价卖给了张老伯做儿媳妇。

这一来，春荣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她觉得世上再不会有好人了；有好人，咱这受苦受难的人，怎会……

多少天来，她不吃也不哭，象个木瓜一样由人摆布。结婚那天，没有酒席，没有吹打，庄上一位婆子拉着她，

向公公磕个头，算是拜了天地。一支紅烛如鬼火般照得洞房阴惨惨的。比她大十三岁的张春发，象个小老头儿坐在破床沿上，一声不吭。

第二天一早，丈夫和公公下地去了。春荣抬起眼看看四周，屋里沒有一件象样的东西。床上一条烂棉絮，还是他爹俩盖了十八年的。这日子怎么过啊，春荣急得在屋里打轉轉。她不想活了，悄悄溜到井边上，准备一头栽到井里算了。不料那边来人了，她只好坐下装作沒事样。她抬头看看地里干活的公公和丈夫，心想：“人家傾家蕩产借了三百元大洋买我做媳妇，这样死了，不是要弄得张家人財两空嗎？”

春荣忍下来了。不到两年，她生了一男一女。有錢人家添人进口是喜事，穷人家添了两个活口，无異肩上挂秤錘。結婚那年借地主常老六的三百块钱，一年就是六十元的利，头年抵掉三亩老坟地才还了三十块，第二年利上加利更难还了，逼得张春发到外面给人家推小車，一家种地主十六亩地的担子，全落在公公、媳妇两人身上。但是，一年忙到头，收点粮食还不够交租子。这年冬天，小孩們餓得实在挺不住，公公又只好去向地主借了六斗霉粮。好容易挨到来年春上，麦子刚收到場，地主婆子楊歪子带着狗腿子来了，他們一拨算盘珠子說：“去年借的六斗粮，現在連本带利要还一石八！”公公一听吓

呆了。等他們拉糧的大車趕走了，春榮掃掃場，只剩下三斗糯麥。在大年三十晚上，楊歪子又趕着毛驢來了，二話沒說，把糧食搶了個精光。

到了第四年更慘了，七月間一場大水，連房子帶庄稼全沖了，一家就搶出一些破爛東西和那只舊籃子。這時，春榮懷着八個月的孩子落地了。大人沒吃，孩子沒奶，人瘦得象個猴，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在這年冬天，夫妻倆帶着孩子連夜跑出了懷遠縣。人乏了，肚餓了，孩子爸做不上工。討不得飯，一家人的生活全靠蔡春榮帶着大點的孩子。挎着籃子在淮河兩岸，一面挖野菜，一面乞討。不到兩個月，剛生下來の子凍死了。另一個名叫紅丫的女孩，餓得躺在婆里哭不出聲，最後只好把她送給了河下一家姓石的漁民。沒過多久，丈夫也餓死了，只留下春榮寡母孤子到處漂泊。

苦 尽 甜 来

合肥剛解放，蔡春榮帶着孩子在東門外搭起了個草棚安下身來。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太可恨，三天兩頭派飛機來轟炸，一顆炸彈片飛進棚內，穿破了籃子，把個小鍋也炸通了。

蔡春榮猛撲上去，抓住那吊在空中晃蕩的籃子想，

这篮子随我走南到北，逃荒要饭，现在就这样被敌人炸了吗？不！要把它补起来，留作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证。

对！敌人能炸通篮子，可炸不了人民的心，解放了的人民决心要使受苦半生的蔡春荣站起来。政府救济，群众帮助，特别是那拉人力车的茹秀柯，不断送柴送米，问寒问暖，真是世道变啦。天未晚，蔡春荣就站在门口望了，望谁呢？隔壁的杨大姐看在眼里，觉得这两个中年人真是一对好人，她决心要做个穿针引线人，使这两位旧社会受了半辈子苦的人建立新家庭。她跑到春荣家里问：“老茹爱你，你可有意见？”怎么说呢？蔡春荣半辈子还未自由恋爱过，半天才说：“你问问他可嫌咱拖男挂女。”杨大姐问老茹，老茹干脆说：“你问她可嫌咱孤单一人家里穷。”喜得杨大姐把脚一跺：“哈哈，都没意见！”

结婚那天，双方虽不是青春年少，可打扮得跟新人一样。一人胸前一朵大红花。

自此以后，有人说，蔡春荣年轻了。是啊！这样甜的生活怎能不年轻呢！

有人说，蔡春荣有说有笑了。是啊！大儿子在土改时回老家分了田，现在已是怀远县永西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了。大女儿已经入了党，当了大府第居民委员会主

任，为大家办事。小儿子又娶媳妇又添孙。自己四十多岁还生了一双老汉儿。这样的家庭做梦也会笑哩！

有人說，蔡春荣变了。是呵！往日討飯，少吃无穿，如今翻了身，吃得飽，穿得暖，走起路来都有精神，哪一位見到不亲亲热热叫声蔡大媽呀！

蔡春荣变了，从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可蔡春荣的本分沒有变！几十年来她一直保存着那只伴随着自己的又旧又破的籃子。过去她不願向儿女們道破籃子的經歷，是怕伤害孩子愉快的心灵。

孩子不知道先輩的飢苦，又怎么知道現时的幸福呢？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她感到老一輩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痛，而且有責任告訴下一代，使他們能够知道过去的苦，懂得以后怎样做人。她不仅給孩子們講，还在講台上向街坊邻居們講。她把那只挂在屋檐下的籃子取下来交給了庙后街居民委员会，放在社会主义教育展覽館里，讓青年人都看看，都想想，今天幸福的生活是怎么得来的，人們應該以什么样的思想和行动去对待社会主义新社会。

永記母親的血淚仇

傅定榮

每逢節日全家歡聚時，我的養父總要向我叮囑幾句：“孩子，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你可憐的媽媽，要為她爭口氣啊！……”

提起我媽，先得從我外祖父談起。我外祖父姓周，渾名周老好，十四歲就死去父母，被迫在地主邵大老板家當長工。直到三十五歲才同一個外鄉討飯的女人結婚。結婚後，他蓋了一間茅棚，租了五畝地，離開了邵家。臨下工，把賬一算，還欠邵大老板十塊洋錢的押金。

在外祖父三十七歲那年，我母親出世了。她是七月初七生，外祖父給她起個名字叫“巧子”。母親長到十六歲已成人了，她除了幫助外祖母燒鍋煮飯、縫洗衣裳外，還跟外祖父下地，耨鋤栽割，樣樣莊稼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人們都稱她是一個好閨女。從那時起，講親說媒的跑

破了門，不过沒有一家說成的，因为外祖父和外祖母有他們自己的想法：一輩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嫁出去一来舍不得，二来自己年紀大了，万一有个头痛伤风、遭災害病，无人送茶递水。那时候人們的迷信思想很重，他



們还担心年老去世連个領棺下地的人也沒有。老俩口就拿定了主意，想招个忠厚老实、能苦能累的养老女婿，来掌个門戶。这样一来，我母亲的婚事又拖了两年。

这年腊月二十九，母亲出去挖野菜，准备过年。路过邵家門前，可巧碰到邵大

老板的儿子邵胖子出来送客，母亲連忙躲避已来不及。

邵胖子賊眉賊眼地看了我母亲几眼，問狗腿子梅四：

“刚才过去的是誰家的姑娘？”梅四連忙回道：“是上营佃戶周老好家的閨女，名叫巧子。”“巧子，多好听的名字！”邵大胖子乐得口水直流。

邵胖子已經五十开外年紀了。这个有名的色鬼除了原配妻子，还娶了三房姨太太。就这他还不滿足，碰上稍有姿色的女人，总还要想法子弄到手。那天他送走客人以后，回到屋里就同梅四咬了半天耳朵。于是一场天大的灾难便降到我母亲的头上了。

夜，一团漆黑，天上布满了愁云，西北风刮得呼呼叫。外祖母在烧鍋，外祖父正和着掺糠的米面，母亲切着白天挖的野菜，一家三口欢欢喜喜准备过年。忽然竹篱笆嘩啦开了，梅四带着两个看家的，一头冲到屋子中間。他两手叉腰，冷笑一声：“周老好，你倒逍遥自在，忙着过年了，可晓得我們的年过不去嗎？”外祖母和母亲吓得退在一旁，外祖父也吓得目瞪口呆，連忙轉臉陪笑道：“哪里，哪里，四老爷請坐。”“別罗嗦吧，二太爷請你去，有大事同你商量。”“嗯，四老爷甭开玩笑，小人哪里承当得起！”“走吧，二太爷等着你呢！”跟着三个傢伙連拖带扯把外祖父拥走了。

邵胖子端坐在书屋里，炉火烧得通紅，他肥大的額

上油光光的，手里捧一本賬，漫不經心地翻着。外祖父被推进屋里，他爱理不理地哼了一声：“坐吧！”外祖父提心吊胆地坐在一旁。邵胖子說：“我問你，十八年前的事你还記得嗎？你下工时还欠下十块洋錢的押金……”“押金？”外祖父楞了一下，接着說：“押金的事，当时老太爷說得很清楚，从下工那时起，农忙时我帮你家耕耕耙耙，收收庄稼，工錢抵押金，賬就不算了。想这二十年来，我哪年不帮太爷做几个月的工，連飯都是回家吃。”“好呀，周老好，你倒狗咬呂洞宾——好坏不知，同我頂起嘴来了！我再問你，你替我家做了多少工，你的工賬在哪里？”邵胖子阴笑一声，把一本賬甩在外祖父面前說：“你睜大眼睛看一看，十块洋錢的押金，是誰盖的手印？”这时梅四站起来假意劝了一番，把邵胖子劝走，轉臉向我外祖父半軟半硬地說出了他們的鬼計：邵家缺人手，要巧子去帮帮忙。外祖父当然不願意。他就把臉一翻說：“对你明白說吧，我家二太爷看上了你家巧子，你若答应，押金不算，还养活你老俩口子。若是不答应，連本带利三百元，现在就交来！”正在这时，外祖母闖了进来，一把扯住梅四連哭帶罵：“你們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把我老头哄来，派人抢了我的巧子，我同你們拚了……”外祖父一听这話，急得一把扯住梅四的右手：“走！梅四，我同你去保公所！”

梅四冷笑一声：“好大的能耐，对你說，三天之內，拿三百大洋來贖人，沒有三百大洋，休想進邵家的門！”

大年初一的晚上，邵家的高樓大廈中，燈火通明，狂笑不絕，而外祖父的茅草屋裡，卻是一盞孤燈伴着四只淚眼。

外祖父象一只中彈的鷹，掙扎着，從年三十到年初一，跑遍了親戚朋友，東借西貸，賣盡了家裡一切，才湊了七十五塊洋錢。他氣够了，也累够了，到晚上就睡。外祖母問他：“老头子，錢收好了嗎？那可是玩的！”外祖父嘆了一口氣說：“你操什麼心，不是放在屋檐中間那個洞里了。”第二天一早，外祖父去拿錢，雙手把洞都掏通了，也沒摸着一個銅板。錢，被人偷走了！可憐外祖父急得懸梁自盡，外祖母也隨之跳河而死。

當天晚上，邵胖子得到這個消息，歡天喜地。也就在這天晚上，我十九歲的母親，被那五十八歲的老畜牲侮辱了。母親被糟蹋後，哭得死去活來，幾次尋死未成，只好含着眼淚過下去。不久，母親懷了孕。這事傳到邵胖子大老婆耳朵裡，她象瘋狗似的，扯住我母親，又打又罵，並且拚死拚活地逼着邵胖子把我母親攆出了門。

酷冷的寒冬，天天風風雪雪，母親揮着眼淚，沿門乞討。她幾次想投河自盡，但是想到即將出世的孩子，又不忍心。這年舊曆十一月初一，我出生了。當天深夜，

母亲把我包裹好，送到我外祖父生前的一位朋友高长珍的后门口，自己就投河自尽了。

我未曾聆听母亲的教导，但是母亲的血泪仇，却永远是教育我的活教材。

(柳文田插图)

半生漂泊記

穎上縣芦橋公社小集子 鄒坤海
大隊黨支部書記

人說黃連苦，俺家過去真比黃連還要苦十分。

去而復返

從俺記事起，家里只有四畝多地和一畝荒蕪子，年年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大姐十來歲就送給人家當童養媳。俺八歲那年家鄉發大水，全年莊稼顆粒沒收，一家六口餓得走投無路，逃荒要飯到了霍丘。

那年南鄉收成也不好，爹爹砍草賣，娘領着俺兄妹幾個要飯，也是整天整天餓着肚子。到了臘月更蹲不下去了，一家六口人都沒有棉褲，只有五件破棉袄，一床破被，住在一個草庵子里，連凍帶餓眼看活不下去。爹爹流着淚說：“要餓死就餓死在家里，俺還是回去吧。”

快过年了，一家人要着饭往家奔。真是富人黑心肠，老天也不睁眼，俺动身向家走的第二天就下了大雪，一家老小拉的拉，背的背，在雪地里滚呀爬呀，好容易摸到一个庄子，也要不到一口热饭吃。夜里，睡在人家破猪圈里，冷得死去活来。三弟毛孩刚满两岁，冻得浑身发紫，哭不出声来，爹爹到庄上求些烂柴烧块土坯给他暖暖，哪知把腿烧烂了，发起高烧来。在这生死不定的



关口，哪有钱给孩子看病呢？全家只有围在毛孩身边抱头哭。第三天过唐朵湖，才真是眼泪淹心呐。方圆二十里路没人烟，平地积雪二尺深，全家老小向前滚着爬着，饿急了就吃口雪压压心慌，手脚冻

烂了，大人还可忍住，咬着牙向前挪，俺兄妹几个可是走一阵哭一阵。当俺背着锅走到湖中间时，浑身又冷又饿又累，站不住啦，一下子栽到沟坎上，脸被锅沿子划个长口子，直淌血，爹爹伤心地抱起俺，痛哭起来。娘这时掀开破被筒，看看三弟，用手一试没气啦。俺娘忍着心痛，背着脸，把毛孩抱在怀里暖着哭着。看实在暖不过来，就扑通倒在雪地上，大哭起来，非要跟毛孩一块死。爹爹也哭不出声来，把俺娘扶起来说：“孩子就埋在这里吧，俺没死还要逃命呢，走吧。”爹爹把毛孩埋在雪窝里，又走啦。全家人拖着又饿又累的身子，挪动着肿烂的双脚，真是一步血一步泪呀，到了腊月二十六才算撑着到家。

断了地根

到了外乡想回家，回到家不是还和外乡一样！两间小草房，东倒西歪，七个窟窿八个洞，地里没有一根庄稼毛。过年，地主花天酒地，俺一家子挤在一个墙角下，哭叫连天，不能动弹。亏得好心的穷爷们送来十几斤杂草当铺盖，一碗半碗的菜糠来糊口。过了十多天，俺和爹爹能动弹时，每天两眼一睁就爬起来去挖野草、树根、树皮来充饥，到三四月里，一家人饿得皮包骨，眼看再

难撑下去，爹爹去向地主陈二广借了八斗糠秫秫，当时言明借一斗还一斗三，哪知庄稼受了淹，麦子只收了四斗。杀人不用刀的地主陈二广遣使狗腿子来说：“照原来秫秫价给钱。”算算账，麦前秫秫六百钱一斗，麦后小麦只卖二百四十钱一斗，八斗秫秫算钱四吊八。当时俺家没钱还账，就把钱作成了两石小麦。这驴打滚的账，到了秋后，又照麦价作成豆子七石六斗。这回陈二广带着一群狗腿子，立逼要粮，不给粮就给地。那年秋季大旱，收的粮食还不够种子，俺家哪有粮食还账呢？没有办法，爹爹只得把全家几亩命根子地卖给陈二广。地主的心哪，比豺狼还狠，俺家老小连命都保不住，他还想从骨头里榨出油来，硬说俺是耍湖地，只能抵六石豆子，俺爹愁得乱摇头，娘气得死去活来，小孩哭得嗷嗷叫，唉！爹爹只好忍气吞声拉着俺家大小到陈二广家磕头求情，穷爷们看俺家实在没有办法，又凑些钱请了客，才算了事。爹爹从陈二广家卖了地回来，到俺那块地里打滚哭了半天，回到家就得了气喘病，睡了一个多月，爬不起来。

俺家断了地根，没有了安身的地方，爹爹带着喘病给人家看疹痘，娘领着小弟小妹到处拾柴要饭，俺十一岁就给地主放牛，春天光着膀子，赤着脚，十冬腊月滚草窝，睡牛铺，整天挨打受骂，吃糠嚙菜。俺十八岁已

长成人啥活都能做了，可是帮大地主罗占贵家，做的是长工活，拿的是放牛钱。记得一天，罗占贵叫俺送茶水下地，半路上茶罐绳子断了，打破茶罐，罗占贵知道了，抡起棍来就把俺没头没脸地打了一顿，脸上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鼻子里鲜血直淌，还骂俺是穷小子，啥时候也成不了人。俺伤心地哭了一夜，想俺穷人啥时候才能算人呐？俺受不了气，病倒了。地主看俺病了，就逼着叫俺走。干了七个月的苦活，就给五个月的工钱，说后两个月的工钱，赔了罐子还不够。俺回到家病就重了，几个月工钱吃了两副药就完啦。这七年的苦长工所得到的，是一件破袄，一条灯笼裤子，加个要饭棍。

南 北 奔 波

家里穷得连个柴棒都没有，不能在家等死呀。后来听人说到南乡“打大土”能混个吃穿，就跟大伙到湖北青潭口打江坝。可是，俺们白天黑夜累死累活干了六个月，工程完工了，工头也跑了，结果分文未得。俺回不了家，又到处帮短工、做杂活，一直过了三年的流浪生活，才返回了家。因为受了几年糟踏，回家后就得了病，睡四十多天不能起床，二十一岁头毛就掉光啦。在出门的三年中，二妹也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爹爹在收麦时，

因大車沒有大綆，扒在車頂上壓麥跌下來摔死了。俺在家住了幾天，看看沒有辦法，又逃到南鄉去了。

一九三八年，蔣介石扒開了花園口，轉眼之間，俺們家房倒屋塌，一片汪洋，老老少少，哭叫連天。俺把老娘送到縣西去要飯，回頭就跟二弟好歹搭了人家的船，到了六安姜店子逃荒要飯。第二年，日本鬼子進攻，瘟疫流行，逃荒的人走一路死一路。俺四叔、二叔兩家就死了八口，大姐兩口子都死在南鄉，就落兩個外甥，當時俺也得了頭暈嘔吐病，走路走不動。眼看在南鄉也活不下去，就跟一個侄子和一個外甥回家來了。在剛回來的第一天夜里，保長張從中就帶着保丁把侄子和外甥捆綁着拉去當壯丁，俺爹仨撕着拉着哭得死去活來，他倆還是被綁送到古城保公所去了。哪知侄子半夜瞅空逃走了，第二天俺不知道，正到處奔跑想法救人，保長却派人把俺綁起拉到保公所，用濕繩子打着問俺要人。打了半天，把俺打得渾身都是血條子，不能動彈。到這個地步，保長夜里還把俺吊在屋檐下，白天也不給飯吃。第三天老娘聽風來到，抱住俺就哭，老人在氣頭上講句保長不講理，保長就一跳起來，不由分說，用刺條子狠狠地打俺娘，打得她滿地亂滾，渾身是血，跟去的鄉親哭着求饒，才把俺娘救下來。鄉親把俺娘扶回家後，保長用文明棍敲敲俺的頭，看俺陰死陽活的命也难保了，才

叫保丁把俺放下来，推出保公所。俺到了家里，俺娘就抱住俺大哭起来说：“儿呀，家里不能蹲呀，还是到外边要口饭逃个命吧！啥时候老天睜了眼，再回家来。”在家还没住一天，娘俩抱头痛哭一场，又分离了，俺又到南乡帮人砍柴、要饭度日。

跳 出 火 坑

四十八岁那年，家乡解放了，俺从南乡连夜奔回家来同老娘、二弟和姐姐团聚，一家人高兴地流下了热泪。

回家后，俺积极参加了反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斗倒了地主恶霸，报了仇，分得了土地。想想过去，看看眼前，俺总觉得越活越年轻，越干越有劲。在参加治淮时，俺创造了新工具“小箕子”，提高了工效，一连三年超额完成任务，被评为治淮模范。一九五二年回村搞农业生产，俺和穷爷们拧成一股绳，组织了互助组，成立了农业社，一九五八年又办了人民公社。俺这个漂泊半生，受过半辈子苦的人，做梦也没想到在党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的主人，数次出席县、专区和省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时，还见到了毛主席。当俺见到他老人家时，俺

激动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心里想：毛主席呀！有了你老人家的领导，俺们穷人才从火坑里跳出来，过着自由幸福的日子。俺一定听你的话，听党的话，坚决革命革到底，一辈子都不变心。

王秉才 李家新整理

柳文田 插图

王家血泪

張維明 汛涛

这里所写的，是合肥市孙岗公社油坊大队贫农王从富的家史。

吃官司家破人全平

四十多年前，合肥北門外，有一家小小的木匠鋪，鋪里有一位年近六十的老木匠，起早帶晚干營生，他一心想依靠自己手裡的斧頭，為兒孫砍出個“飯碗”，求個衣暖食飽的日子。

一年一年地過去了，老木匠手上的茧子也一年比一年厚起來。一家人省吃儉用，总算有了一點積蓄。可是，就在這時候，却節外生枝地發生了一場禍事。

臘月二十三日早晨，一個叫陳慕周的地主，凶聲惡

气地找上门来，对老木匠吼道：

“王天发，你表兄借我的钱，溜了；你这个担保人可逃不了！”

老木匠气恨恨地说：“我表兄借钱时，我只是在旁边说了几句好话，这算什么保人？他溜了，跟我有何相干！”

可是，那时节，地主和官府穿着连裆裤，穷人说的话哪能顶数。陈慕周当面没诈上钱，马上就向县衙递了一张状纸，不几天，老木匠就被押进法庭。老木匠辛苦了几年的积蓄，终于被榨干了；最后，还带着黑天冤枉，坐了两年牢房。等老人走出牢门时，只剩下几根骨头，不久，就含冤死去。小小的木匠铺，也随着倒闭。

这就是王从富祖父王天发的悲惨遭遇。

服苦役婴儿被饿死

祖父去世后，从富的父亲王仁庆挑着一担箩筐，带着妻儿，逃到乡下。从此，王家就过起了更加悲惨的日子。

那正是寒冬腊月，王家老小住着一间破草棚，抵挡不住风雪，又没有吃的，从富的妈妈还身怀有孕，快要过年了，怎么办呢？从富的爸爸就去求亲拜友，总算借

来了两斗米，勉强强度过了年关。不料，刚过年不到三天，保长吴青云带着两个乡丁，把从富的爸爸抓去，给官家当了一个多月的差夫。从富的妈妈临产时，家里粒米无有，生下了小妹妹后，连稀粥都喝不上，妈妈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小妹妹的身上没有一根纱线，真是苦不可言。就这样，吴青云还不甘心，妈妈产后还没十天，他就把妈妈抓去修碉堡。几天以后，等到妈妈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可怜的小妹妹，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死在床上了。

卖儿女骨肉惨分离

第二年又遇到少有的大旱。农民描述当时的情景是：遍地草根黄，树皮被剥光，老财酒肉足，穷人饿断肠！

从富的爸爸，为了子女活命，流落外乡，想挣几个钱弄点吃的，但一去之后，连个音信也没有。从富的妈妈，不得不离开草棚，拖着七个儿女，开始乞讨生涯。可是，那种年头，除了地主官家以外，家家无粮。哪里去讨，哪里去要？母子八人，单靠树皮、野草充饥，无论如何也不能保命。妈妈只好想一个割肉补疮的办法，把最小的儿子带到街上，卖了三块钱，买回点粮食来活母子们的命。当一家人端起饭碗，儿女们问起小弟弟哪

里去了时，媽媽心里真似千刀乱扎，哭不成声！但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她又怎能挑得动呢？不卖儿女又有什么办法活下去呢？走投无路，媽媽思来想去，终于为儿子的活命打下了最伤心的主意。她把两个最小的孩子的衣服洗洗补补，穿戴起来，然后把他俩带到一个小鎮上，忍着眼泪对孩子們說：“你俩在这儿等一等，媽媽买飯去，一会就回来。”但是，媽媽一走就沒有再回到孩子跟前去了。

媽媽离开那两个可爱的孩子，走一步，祷告一句：“孩子，你們不要怪媽媽心狠，媽媽实在沒法想啊！但願好心人把你們拾去，救活你們的命吧！”

挨毒打吐血把命喪

十多年的艰苦岁月，总算熬过去了，媽媽的头发白了，留在身边的四个儿子也渐渐长大成人了。媽媽心里浮現出了幸福的影子——儿子大了，苦日子算熬到头了。

誰知又是一个晴天霹靂，把媽媽的一綫希望扑灭了。

阴历腊月二十七日晚上，三儿子从友，背着一床破架，带着满身伤痕，一步一哼地拐进了門。媽媽一見儿子鮮血遍身，唰地一下流出眼泪，忙向儿子問明原因。

原来，从友帮地主凌为山家里打了一年长工，本来言定

四石米工錢，可是，因为米价飞漲，到年終算賬时，地主就要賴了，他只給从友七块錢。从友一合算，七块錢只能买到兩斗米，不由滿腔怒火地罵了一声地主不講良心！未想一言剛出口，地主就叫狗腿子們，把他打得皮开肉烂，推出門外。

王从友回到家里，浑身伤痛，如火灯烤，又沒有錢医治，到第三天，就滿口吐着鮮血，伤势一天天严重起来。媽媽东走西跑，借来印子錢，背着高利貸，求医买药，实指望救活儿子的命，誰知沒隔几天，从友就永別了媽媽。

遇惡狼白骨拋荒野

从友死去不久，又一場大禍降临到王家。这是个久旱的夏天，王家一家种着地主的几亩地，但田野的禾苗干得焦黃，人們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蚁。就在这种情况下，保长吳青云还來趁火打劫，要这样捐、那样稅。从富的大哥王从俊，一見那凶神恶煞的吳青云，新仇旧恨就涌上心头。三年前，这个惡狼，黑夜三更，把从俊抓去当壮丁；現在，又來吸吮人民的血汗。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想起这些，心里立时燃起了怒火，他昂着头，走到吳青云面前，斩釘截鉄地說：“要头有，要錢你別梦



想！”恶狼贼溜溜地膘了一眼，罵道：“混蛋，你当兵偷溜回来，沒跟你算賬，还敢抗捐！”他把手一揚，喝令乡丁當場将从俊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晚上，吳青云又派来爪牙，捉拿从俊問罪。

乡亲们知道消息后，設法进行掩护，从俊才脱险逃走，躲藏到树林中去了。临走前，媽媽拾掇了几件破衣服，交給儿子，并噙着泪对儿子說：“你走吧，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条。”

从俊身带重伤离別了母亲，到处漂流，数月以后，就被脓血纏倒，很快就死在田家庵一間草棚里。恶耗传来，媽媽囑咐从富去收殮大哥的尸体。从富来到田家庵，四处打听，才知道大哥的尸体被扔到野坟崗上了。从富

到了那里，到处都是累累的白骨，哪里寻得着哥哥的尸体呢？

見天日苦尽幸福来

一九四九年，合肥城乡到处飘扬起鲜艳的红旗，王家和千千万万个贫农一样，跳出了苦海。这时，王从富兄妹八人，死的死，卖的卖，丢的丢，只剩下他和六弟从伦两人了。从富怀着深仇大恨，成了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向吃人的地主阶级讨还了血债，成为国家的主人。一九五三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加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现在担任着油坊大队大队长。他虽然当了干部，却始终保持着贫农本色，经常参加劳动，与社员们同甘共苦。他说：“我想起这些血的历史、血的仇恨，就更加热爱新社会，更加热爱毛主席，我要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好长工。”

(柳文田插图)

一步一个血印

六安县丁集公社合力生产队队长 袁学海

我今年四十五岁。解放前，做了十四年长工。我小的时候，家里也租种过地主的田。在旧社会里，一家大小受尽了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盘剥和迫害，弄得家破人亡。解放前的三十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

地主剥削狠

我八岁的时候，父母和哥哥都帮工。拿了多少年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几个血汗钱，又托亲拜友借了一些，一共拼凑了三百六十块钱作押板金，租了地主刘一友的四石种〔注〕田。

〔注〕一石种的面积约合五亩半。

这四石种薄田，都是望天收的岗头帽子。风调雨顺的年成，顶多能收二十一石稻。可是地主定产三十石，四六交租，不问有收无收，死租十二石一粒不能少。除租课外，还有许多额外剥削，碾鸡、碾鹅、尝新米、节礼、年礼等很多名目。名义上是四六交租，实际上是倒三七交租，收十石租佃户只落得三石。

那时候，老天爷也同穷人作对，不是旱就是涝。一家人起早摸黑地拚命做活，指望从田里找碗饭吃。哪知道年年累断了筋骨，收上来不够交租、纳税。真是碾子响锅盖热，饱着肚子不到半个月。每年冬天，一家人还得四处去帮工、做零活糊口。

一九二九年，是个大旱年，田里籽粒无收。可是地主刘一友根本不管穷人死活，大旱年亲自上门催租，“不管有收无收，种我的田就得交租。”这是地主的吼声。家里没一粒粮食，怎么交呢？只好打欠条，第二年补交，利息还算轻的，一石加五斗。十二石欠租条子到第二年就要交十八石。第二年，陈租、利息，再加上新租，一粒粮食没进家，全交给了地主，还差好几石租稻。

就是这样，地主刘一友还说要加缙庄〔注〕，增加押板金，进行超额剥削。不交缙庄米，就不给田种。穷人叫

〔注〕增加押板金叫加缙庄。

逼的真是活不下去。

第一次解放

一九三〇年底，紅軍来到了我的家乡。冲散了天上的乌云，穷苦人民第一次见到了太阳。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团结起来，掀起了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闹得火一样红。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被打得落花流水，有的地主豪绅夹着尾巴逃跑了，地主刘一友也逃到河东去了。

分田的时候，经农民协会讨论，把原来的佃田全分给我家。父子们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劲头特别高。一九三一年，我家收了二十多石粮食，吃用有余，还支援了红军。

在党的教育下，我们一家人和广大贫苦人民一样，个个心向革命。父亲送哥哥参加红军，我入了童子团。斗地主、杀恶霸，人人心里乐开了花。

白匪复辟反攻

万恶的反动派总是穷人的死对头。一九三二年初，

白匪带着逃跑在外的地主恶霸回了乡。他们个个都象阎王一样，对我们贫苦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阶级报复。

有一天，地主刘一友带着几个匪兵，象一群疯狗一样闯到我家来，二话没说，举起枪托连捣带揉就把我家老少都推到场下沿跪着。骂我全家是红匪，说我哥哥袁学江参加红军造反，要把我一家杀掉。

地主把我们毒打一頓以后，又将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架在父亲的颈脖子上。要我们讲出哥哥袁学江的下落，交出人来。不然就把父亲的头砍掉。父亲顿时吓的脸色苍白，昏了过去。母亲沉着地一口咬定：脚长在儿子腿上，我们上哪交人呢？逼了半天，地主看实在逼不出什么名堂，就放了我們。以后隔不两天，又来照样把刀架在父亲颈脖子上拷问一次。那时，我们穷人真是早上不知道晚上是死是活！

地主步步逼命

最毒不过地主心。他们残酷地迫害我们的一家，一再地进行反攻倒算。我家两头肥猪被他们抢去了，两石存粮被他们掳去了，犁耙等大农具被他们夺走了。最后，这些禽兽把我一家扫地出门，押板金更是分文不给。有一天，他亲自带了一群狗腿子，恶狠狠地把我家衣服行

囊、鍋蓋碗勺，直往雪地里乱甩，門一封，嘴里还不断地咒罵：“冻死你們这些穷种，少一个对头！不滚出我的地界，小心宰了你們的脑袋！”

可怜哪！那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冬天，粮食被地主抢光了，一家人被撵出門，就要活活冻死餓死。地主刘一友存心害死我們。这样大雪天一家往哪里奔呢？母亲气的說：“死就死在这里，不走看他怎么样！”就在場下沿用祖上遗留下来的一张破香火柜，上面担几根破竹竿，鋪一点草住下来。这哪是人住的地方！风一刮，里面都是雪，弄得棚內沒有一处干地。晚上八口人挤在一床破被絮里，一夜到亮也捂不热。平日借到討到一点，就吃一点；借不到討不到一家就餓着。不到两个月時間，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先后餓死冻死了。母亲又急又餓又难过，也病了。

就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地主刘一友又象閻王一样步步逼命。說我們賴在他家門口不走，破柜棚子象口破棺材，新年里对着門不吉利。一天晚上，地主又带一群狗腿子，把我家用破柜搭的棚子拆掉，直摔到老远的岗头上。这时正是地主家欢天喜地过年的时候；我家老少五口都无家可归，蹲在野地里哭了一夜。穷人卫穷人。第二天早上，小庄子张子斌給我們騰出了一間場棚。从此，我一家才有了个藏身的地方。

父 母 惨 死

过了正月，春活开始了。父亲和母亲商議，我們不能再在一起等着饿死，还是出去帮工各找营生吧！这一年我十六岁，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都帮人放牛管吃不要工錢，我放牛还要带做弯腰活。父亲打长工，母亲到地主家里当佣人。一家人又成年累月替地主当牛做馬。

母亲在地主家烧鍋、兴菜园、浆洗补縫，起早睡晚服侍少爷、少奶奶。每天吃的是剩菜冷飯，經常吃不飽，不久就生了病。

五十一岁那年，她帮地主刘有亮家。一年工价米五斗，把地主家鍋补丁碰掉一个，說是打坏了他家一口鍋，扣去三斗米。这样一年工价只落二斗米，生病也沒錢医。

后来，母亲的病漸漸沉重了。地主見她不能干活，要把她撵出去。这时我們兄弟都在外帮工，得到信就去抬她回家。可怜的母亲，还没有到家就断了气。

父亲一生帮工四十多年，死的更可惨。他五十二岁上，帮大地主許栋臣。每天两头不見亮地在田里做活。有一晚上，天漆黑才回来。不巧正碰上地主家一条恶狗，它立刻窜上来，把父亲腿肚子咬掉一块肉，当时痛的昏

倒在地，鮮血流了一大灘。蘇醒過來，抓把土灰按上，撕塊破布扎起來，又撐着去忙。

父親既得不到休息，又沒錢醫治，傷口化膿，動步牽心疼。地主當然不問窮人的死活，還派他到河灣里去看管圩樹。那時正是炎熱的夏天，老人的一條腿，上起膝蓋下至腳拐骨，爛的沒有一塊好肉。蒼蠅不離腿，里面生了蛆蟲。他躺在看棚里不能動，送一點來就吃一點，不送就餓着。傷勢越弄越惡化，經常昏死過去。地主許棟臣真是豺狼心腸，怕我父親死在他棚子里，硬逼我父親走。躺着都不能動彈，怎么走呢？萬般無奈，我父親只好掙扎着爬出棚子，還指望父子見一面。沒想到爬不多遠就慘死在河灣里。

一步一個血印

地主真是吃人不吐骨頭。幫長工的為地主累死累活，還常常遭他們毒打。我幫工十四年，不知挨了地主多少棍棒和皮鞭。

二十三歲那年，我幫地主王少增家。收稻時，和鄰家楊化周換用一根扁擔挑稻租子。王少增知道了，大不滿意。這天下午，我正在揚稻子，王少增為這件事罵不絕口，從家里罵到外頭，又到場地上指着我的鼻子罵：

“养一条狗，它还不忘主家，帮看大门；你把我的扁担送给别人去用，你这东西吃里扒外！”我听到这话，明明是把我們穷人比作狗都不如，心里的火不打一处冒，就回他一句：“是送，是换，也弄弄清楚好开口，你把穷人比作畜牲，也不怕嚼舌根子！”王少增听我回他的话不好听，气的抓东西没找到，就顺过手里拿着的三尺多长旱烟袋，对着我没穿褂子的脊背上，甩起来就是几下，打出几道血埂子。我又痛又恼，摔掉手里的扬场木锨，想去把扁担换回。冷不防王少增抓起木锨，对我腿肚子狠打一下，把我腿肚劈开三寸多长的一个血口子。当时痛的不能走了，就蹲下来用手捂住伤口，眼泪簌簌往下淌。心想帮人真可怜，地主不把当人待，任意打骂，任意宰割。

正在这时候，他的儿子伪保长王殿华回来了，问我为什么哭。我向他说明了原由，地主羔子一样毒，他还说打轻了，并且要立即撵我滚蛋。他拿起手中的“文明”棍，敲着我的头说：“我看你活的不耐烦了，小心我枪毙你！不好好干活，替我滚！”我心里明白，他是见我伤势重，不能干活，要白白撵我下工。我生怕凶恶成性的地主再生歹心，就想赶紧离开这些吃人的豺狼，免得被他们活活折磨死。

主意拿定，我赶忙抓把土灰按到伤口上，把身旁的

小褂子撕下一块捆起来，鮮血仍然滴的不止。我按住心头无比憤恨，也顧不上疼，挪动着腿，一步一步地往家走。真是越走越疼在心上，鮮血直淌到脚根。我就这样一步一个血印，一步一个血印，勉强走到了家。回家睡了一个多月才好。现在我腿上还留下三寸来长的伤疤。

天下烏鴉一般黑

天下烏鴉一般黑，到处地主一样狠。我二十五岁那年，帮地主张本阳家。秋天我得了病，几天不能吃飯。正是种麦的时候，又不能歇着。四五天后人瘦完了，直支不住。我向东家求半天空到姑姑家借錢去看病，东家很勉强地答应了。

第二天回来一进门，地主张本阳就罵：“日娘的，我使的是錢，不是人；拿我的錢就得帮我做活！”我听了这话，心里就象扎把刀一样，气不过地说：“誰也不能用鉄箍箍着头，保住一辈子不害病，又不是哪个想害病。”这一說，地主可火了，又大罵說：“我花钱买人做活，不是买个老太爷来家！”这时我又难过又气恼，摸一把大鍬就走，嘴里嘀咕着說：“穷人死得穷不得，看你家人用鉄箍箍一辈子不头痛脑热！”地主张本阳更火了，說我咒他一家人了。从門后头摸到一根扁担，象

疯子一样甩我两扁担，把我打倒，又象捶田埂似的凶狠地捶我十几下。我的脊背打伤了，腿被打肿了，腰被打坏了，跌倒地上动也不能动。地主当即找来长工媒〔注〕，血口喷人，反说我先打他。

地主的心真黑透了！十个月的长工我做了九个月，地主应付我四石米工价，却只给我五斗，就把我撵出了門。我忍气吞声，在家吃了一冬糠巴巴、野菜，心里着实不服。可是在黑暗的旧社会，我們的理又到哪里去講哩！

好了伤疤不忘痛

一九四九年解放了，恩人共产党回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們貧苦农民夺过地主手中刀，消灭了反动派，斗倒了地主恶霸。天下終归是人民的天下！我們劳动人民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牢牢地掌着印把子，稳步地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更是一生忘不了的日子，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現在是生产队长，大队的党总支委員。我常常自己对自己講：我过去被地主打的

〔注〕旧社会专门替地主富农介绍长工的人叫长工媒。

伤虽然好了，但伤疤还在，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些阶级仇恨，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

(张兆文 万光远整理)

跳出苦海見太陽

万光远

六安县階級教育展覽會展出了丁集人民公社社員張杰三的家史。从一些实物、照片和連环画上，清楚地看出他家在旧社会，受尽了地主階級的盘剝、迫害，弄得家破人亡；同时也看到了，解放后他一家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翻身，当家做主，过着幸福生活。无数农民看后都说：“張杰三的一家，和我们千千万万农民一样，过去在苦海里煎熬，如今见到太阳，睡着梦里都在笑。”现在就讓我們看看張杰三家史的几个片断吧。

苦难的童年

張杰三七岁的时候，父母都在地主家帮工。他母亲帮地主張世才家，本想不要工錢带着孩子去生活，可是

狠心的地主不肯，母亲只好把他留在家里跟奶奶过活。后来，奶奶病倒了。他母亲万般无奈，又带着孩子去向地主哀求。地主不但不同意，反而凶狠地叫马上领走，连一口饭也不准孩子吃。张杰三在地主家呆了两天搞不到吃的，母亲看他饿的可怜，只好把喂狗的剩稀饭，偷着弄了半碗，给孩子躲到墙角里吃。母亲看看孩子吃喂狗的剩稀饭，眼泪簌簌往下掉。她想自己终年服侍地主的儿子，冷呀，热呀，饱呀，饿呀，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可是自己的孩子经常挨饿，母子不能相顾。一想到自己走到这步田地，就呜呜地哭起来。不料被地主娘子听见，走来张口就骂：“你这个哭丧鬼，我家又没有死人，你哭什么，要哭丧滚回家去哭！”她挨一顿骂，心里更难过，就拉着张杰三说：“孩子，走！我们就是回去讨饭，也不在这里受这份罪。”

张杰三十一岁那年，能做点轻活了。为了糊口，不要钱帮双杆树地主李也林家放牛。正月里草未发芽，牛不能放。地主规定他每天除服侍耕牛，上草加料、把牛尿、扒牛屎等以外，还要拾三筐粪。交一筐粪，吃一顿饭，粪筐不满休想端碗。有一天，张杰三打瘧疾，早上头痛，起得迟一点，一筐粪未拾满就回来吃早饭。地主看到了，立即夺掉他的饭碗，刷头两巴掌，把他打的栽多远。并恶狠狠地说：“端我碗就要服我管，活计没做

完，休想喝我一口湯！”可憐的張杰三又被逼餓着肚子，攆起糞筐去拾糞。

倒春寒。這年二月下秧的時候，早上秧田里還結上一層薄冰。有一天地主叫他起早下秧田撿稻茬子。窮孩子沒有棉衣，又加早上肚子餓，飢寒交迫，下去不一會小腿就凍紫了。渾身冷得發抖，兩腿凍得發麻，也只好忍受着。不一會，地主李世林吃過早飯來了，往田埂上一站，狠着面孔就罵張杰三故意磨洋工，說撿了一早上，秧田稻茬還沒有撿掉。這時小小的張杰三，氣得實在憋不住，嘀咕了一句：“還要怎樣快，張嘴倒容易！”地主見小毛孩子今天居然敢和他頂嘴，還了得！甩起來就是兩鞭杆，把張杰三打得爬在水田里。身上濕透了，又逼他爬起來撿，直到撿完才讓回去喝了一碗冷粥。

張杰三在地主家，經常挨打挨罵，吃不飽穿不暖，不到半年時間，就被殘酷地折磨遭病，瘦骨嶙嶙，不象孩子形。後來，父親得信，含着眼淚跑了十幾里路來，把張杰三揹了回去。

農民頭上三把刀

在舊社會，農民頭上三把刀——租子重，利息高，苛捐雜稅如牛毛。

张杰三渐渐大了，父子俩都在地主家帮工，母亲农忙替人家打短工，农闲紡线卖。在漫长的岁月里，省吃俭用，积攒了几个血汗工钱。他们不再帮工，租了地主刘广运家三石种的田种。

租种的三石薄田，一年最多收二十五石稻，可是要交租十五石。有时地主还要加租，每年又有破鸡、破鹅、尝新米、小课钱等额外剥削。名义上是四六交租，实际上二八交租，佃户只得到二成。

有一年，辛辛苦苦劳累只落到四石稻。可是伪保丁天天不离门，催着要捐要税。反动派的苛捐杂税比牛毛还多。一年当中拿主要的说，就有牛头税(三元)、人头积谷税(二元四角)、草鞋费(三元)、保甲经费(二斗米)、大户存粮(一石米；大户不存，摊在小户头上)、壮丁费(一石米)、裹脚费(一元)，等等。这一年一算，收的四石稻都给捐税还不够。

屋漏偏逢连阴雨，旧社会穷人灾难多。伪保长地主王少轩又来敲他家竹杠。有一天，王少轩对张杰三父亲说：“张三那，你儿子的壮丁签号到了，你家要准备准备呀！”他父亲听说要抽儿子的壮丁，心里又急又难过。他想，怎么地主富农家几个儿子都不出一个壮丁，我就一个儿子还要抽呢？”接口就问：“王保长，不是说孤丁不抽吗？”伪保长说：“孤丁多哩！你也不去，他也不

去，誰个当兵？”他父亲看事情頂真了，便馬上往家里跑，同孩子娘商議了一下，先到地主余先庭家借来四十元“印子錢”，又向富农刘一鈞借了三石米錢“羊羔利”，这时真是滾在油鍋里的錢，张杰三父亲都願去抓；有錢就能保住儿子，利錢再高也要借。他父亲把借来的錢，給了伪保长王少軒四十块，保丁十五块，又办了两桌酒席，請保丁們吃了一頓，才算把壮丁的事消掉。

壮丁的事虽然消掉，可是高利貸又来逼命了。这年冬天，婆媳两人昼夜紡綫。买不起灯油，在月亮地里紡。张杰三和父亲，也到外边找杂工做，掙錢还債。就在这时候，伪保长王少軒，又派张杰三父亲的劳役，去六安做工。途中遇到伪兵拉伕，逃脫未成，被抓住毒打一頓，打坏了腰。回来后，一病不起，不久就死去。自此以后，张杰三一家人，年年累断了筋骨，也还不清这些閻王債。有一年，老債主逼得凶，不得已又借地主刘玉成一石四斗米，不到三年，这一石四斗又滾成十一石二斗。直到解放前夕，他家还有八石米的高利債背在身上。

一家十口惨死

在旧社会，貧苦人民受封建地主的压榨、迫害，任意宰割，不是被剝削、压迫得难以活命，就是惨死在万

惡滔天的地主手里。

张杰三原来叔伯一大家子共四房人。他的大伯叫张金龙。一九二八年，在地主段大凤家里帮工。有一天推車上固县寺替地主卖芝麻。路过河沟，推翻了車，一只芝麻口袋滚进河里。地主少爷跟在后面大罵：“老不死的，眼睛长哪里去了！”咒着就朝他大伯沒头沒脸地打了几棍。把张金龙的跟珠子打伤了，随即昏倒，脸肿的不象人样。回来后，地主也不准他歇一天，还逼他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一天起早耕田，他的那只被打伤的眼发炎了，痛的头发晕。他扛着耙，走着走着，一下跌倒，头撞在耙齿上，把另一只眼又戳瞎了。可怜的大伯失去双眼，不能干活，又被地主撵出了門，不久餓死了。

他的二伯叫张金和，一九二九年，在伪保长地主张必成家帮工。有一次，地主叫他砌炮楼，张金和不会砌墙，把炮楼墙砌歪了。地主說他有意鬧别扭，几扁担把他打成重伤，后来吐血死了。二伯母姓謝，当二伯父悲惨死去的时候，她刚生孩子不几天。二伯母因为丈夫惨死，万分痛心，家里把抓无粮，又气又餓，不久母子都死在床上。他二伯留下的大孩子叫张杰富，帮地主伪乡长家做活。有一天，地主不見了一只老鵝，賴他偷了，被伪乡长打断了胳膊，沒錢医治，成了残废。后来，地主見他不能做活，不給飯吃，淨叫他吃糠粃粃、烂菜叶，結果得病死了。

一房死去四口，二伯父还剩下一个二儿子张杰华。一九四六年四月栽秧的季节，张杰华正在帮人家栽秧，三个乡丁来抓他壮丁。他掙脱逃跑未成，当即被按倒秧田里毒打一頓，胸部被打伤，拖到伪乡公所去沒驗上。回来后，因受惊受伤得病，不久就死了。

再說四叔张金法一房，那死的更惨。四叔的大儿子张杰新，在一九四五年被抓了壮丁，一去永无音信。刚抓去的时候，关在六安“合六师管区”。他四叔給儿子送衣服，想进去父子見一面。张金法沒有拿出錢来給站岗的伪兵塞腰包，伪兵故意刁难，不讓他进去。张金法心想，看儿子还能不讓进，摆脱了伪兵的阻拦就往里跑，冷不防这万恶的伪兵，用枪托子在他背上狠搗一下，顿时口吐鮮血不止，回家不到十天就死了。

后来，伪保长吴子会，見张金法这一門人，剩下四婢和十五岁的儿子、十三岁的女儿，軟弱可欺，便强行退佃，押板金一文不給。当时张杰三四婢同伪保长講理，罵伪保长存心灭穷人。吴子会被罵得恼羞成怒，居然下起毒手。先把张杰三四婢母一頓毒打，以后又把她捆绑起来灌尿，接着又把她头朝下豎起来倒吐。由于遭受了这种恶毒的摧残，他四婢不久就得病死了。剩下年幼的兄妹两人，生活无依无靠，不久哥哥連餓加病死了。妹妹眼看父母、哥哥都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在那曆无天

日的社会里，一个孤苦伶仃的十几岁的小女孩，又到哪里去寻活路呢？她在哥哥死去后，又气又急，走投无路，结果没两天就在松树林里吊死了。

这就是张杰三大伯、二伯、四叔三房在吃人的旧社会，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和迫害，老少十口人活活死去的悲惨情形。

跳出苦海见太阳

张杰三和千千万万贫苦人民一样，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求得了解放。

解放初期，张杰三先后担任村农会组长、民兵队长、乡农会主任。

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划成份的时候，不法地主王小庭买了三斤猪肉二斤红糖，偷偷地送到他家。张杰三母亲见地主鬼头鬼脑送来猪肉红糖，心想解放前从来没有这么好事，地主给佃户送礼，一定是要鬼花样，坚决不收。但地主放下就走，并说：“这是孝敬大娘的！”张杰三回到家，听母亲一说，连忙派人把地主找来，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彻底揭露了他的花招。把肉和糖往地主面前一甩，说道：“察心妄想，不管什么样的猪肉红糖，也收买不了我张杰三！”

张杰三今年五十九岁了，一家八口人，有五个共产党员，两个共青团员。张杰三本人，解放后曾任乡指导员、高级社主任、公社农业部长、社管会副主任、公社医院院长等职。最近组织上一再动员他退休回家养病。他回到家里，还带病坚持地方工作，被选为大队党总支委员。



从倒門絕戶到人寿年丰

疏子 卢

樅阳县官桥公社有个老貧农名叫汪石成，他現在是連湖大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提起他家和連城湖一带，在解放前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汪石成原来住在李庄，現在住在鮑庄。这两个庄子紧挨着，都座山面湖。山上有竹木柴茶，湖内有魚虾水草，一层层梯田，都是很发庄稼的土質。照理說，这里应该是个紅火的地方。可是解放前，却尽是倒門絕戶的。原来李庄有十一戶人家，五十多口人，鮑庄有十二戶，六十多口人，大部分都死掉了，沒死的也被地主逼跑了。到解放时，李庄只剩四戶人家，五六口人，鮑庄只剩六戶人家，十来个人，而且也都瘦得皮包骨头，快透土了。他們說：这地方好比熄炭罐，来一个灭一个。那时真是“石碾长草田长刺，十里一家不为稀”的荒凉

景象。

石成的媽媽要是還活着，今年八十五歲了。她是在四年前去世的。這是一位眼淚加黃連泡老了的婦人。六十多年前，娘老子把她嫁給姓江的人家。丈夫是個能扭斷杵頭的棒小子。可是慫你怎樣會勞動，也經不住地主劣紳反動派的盤剝，什麼門牌費呀，槍支費呀，治安費呀……，多如牛毛。糧食賣光了，只得砍柴去賣交捐費。她丈夫到樅陽鎮去賣柴時，來回都要經過連城湖，赤腳趟水，一年以後，人瘦了，肚子卻漸漸大了起來，屙屎還帶血。一天夜里，丈夫忽然嘔吐起來，吐的是什麼？她點燈一看，呀，是血，鮮紅的血，直吐不止，越吐越多，她的心象碎了似的難受。丈夫的臉白了，眼呆了，流下了最後一滴淚。她哭得死去活來，只怪自己“命”不好，她哪里知道，就是因為吸血鬼們的苛捐雜稅，逼得丈夫挑柴上街赤腳趟水感染了血吸蟲病啊！年紀輕輕就死了男人，又沒留下一個兒女，公婆便把她賣給李庄一戶姓張的。張家種地主靠河沿的三畝多田，田里滿布着釘螺。這姓張的丈夫心地善良，也很勤儉，可就是肚大腰粗，做一點活兒就喘呼，手酸腿軟，不能負重。田荒了，每年還得照交五石六斗稻的租，還要請東家吃酒，弄得連個趕場飽也沒有，唯一的“米缸”就是湖里和山上的野菜。到湖里打野菜也感染了血吸蟲病。

当时，鍋都揭不开，哪来的錢医病。男人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又臥床不起了，不久，也吐血死了。丢下她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田不能种了，她只好给人家做做零活，苦一碗飯吃。本来她一頓要吃三碗的，可現在她只吃一碗，捎带两碗回来留給孩子度命呀！自己餓得歪歪倒倒的，孩子也餓成了“碗口伤”。好心人劝她招夫养子，她想：自己的“命”太苦了，招夫不够死的……

一九二〇年，永澄圩唐家河有个名叫汪侶高的庄稼人，四十左右年紀，是个鱒汉条子，和石成媽媽同在一家帮工。古話說“同病相怜”，他很同情这孤儿寡妇，經常帮他娘儿們一把，日久天长，两人有了感情，她就把汪侶高招到家来。为了养家活口，夫妻俩狠命地干活。一年以后，石成出世了，两个哥哥也有十多岁了。他們有时到湖里摸点魚虾、砍点湖草、打点野菜。可就从这时起，两个哥哥光吃不长肉，下巴越来越尖，手臂瘦得象麻穉样，身子成了枣核形。一个冬天的早晨，二哥良培咳嗽几声，嘴就象放开了的塘埝子，血往外涌，只抽搐了几下，就沒有气了。媽媽搂着儿子的尸首，眼泪喇喇直流，却不敢放声大哭，生怕张家亲房近族的来找岔子，說她招夫养子，把儿子养死了。那就会連累丈夫啊！

七天以后，张家的最后一条根——大双又断了气。

媽媽哭一聲心肝怨一聲天，叫一聲乖兒恨一聲地。眼淚哭干了，喉嚨早啞了。兒子的尸首還躺在門板上，本姓有個名叫張良才的傢伙仗着宗族勢力，跑來虎着臉不干不淨地罵道：“不守婦道，招了汪家的人，得罪了祖宗，又把姓張的后代糟蹋死了，你們還不趕快滾！”石成的媽媽跪倒哀求，石成的爸爸卻握緊拳頭，準備和那傢伙拼掉。來看望的親戚朋友，也憤怒地看着張良才。張良才看情勢不利，才邊溜邊說道：“法律規定，我姓張的家業不能讓你姓汪的來繼承……”

真是禍不单行，石成父親的肚子也漸漸地大起來了。一年以後，就離開了人間。石成的媽媽挨門逐戶地磕頭，求來了四塊板，把父親埋掉。

害怕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一天傍晚，媽媽帶着石成討飯回來，一看，門上的舊銅鎖換成了粗大的黑鐵鎖。媽媽心里明白了，她大聲地哭着，捶打着被鎖上的門。張良才聞聲而來，嘿嘿地笑道：“姓張的房子只有姓張的住，你姓汪的乖乖地走開吧！”当晚，娘兒們只好歇在孤老張二娘的屋檐下。夜里，媽媽解下褲帶，準備結束這苦難的生涯。一看石成這唯一的心頭肉，心就軟了下來。第二天，她還去找保甲長評理，你想誰個替她說一句話呢？白白地挨人罵了一頓。這時，她娘兒們真是叫天天不應，入地地無門。“老天爺”也與她娘

儿們为难。刮风呀，下雨呀，連个避风遮雨的地方都沒有。她娘儿們躲到张家祠堂里，又被赶了出来。最后，还是一戶姓朱的好心人家借了一間屋子給她娘儿們存身。

怎么活下去呢？石成的媽媽除了帮工、討飯之外，还种着张家祠堂一点田。她赤着小脚，田上埂拐到田下埂，荒种荒收的稻子也熟了。管祠堂田的地主来收租子，她把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給地主吃，地主还不滿意。石成媽要求減一点租子，地主搗着“文明棍”說：“你真白日做梦！从今天起，你种的田讓給別人种。”石成媽气得直抖，說：“不給田种，还我二十六块大洋的押板金。”地主奸笑了笑，說：“你还得找我一大截哩！”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她娘儿們只有离乡背井去討飯，早靠篱笆晚靠壁，一直沒个落脚的地方。直到石成十三岁，能帮人家放牛了，媽媽就以石成的老板家作为討飯的落脚点。石成二十岁时，已經是个很强壮的长工了，母亲边討飯边給人家做零活，娘儿們攒了点汗珠子錢，抱了个童养媳，媽媽带着她討飯，到十八岁上給石成結了婚。回到家乡，今天租张家的屋子住，明天租李家的屋子住，石成和媳婦却还是給地主家当长工。

解放了，吸血鬼被打倒了，穷人翻身做了主人。大

家看他工作、劳动积极，选他担任农会小组长和民兵队长。土地改革时，他用血和泪的事实控诉了地主的罪恶，和地主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一天夜里，地主张良凯的老婆突然送来十多斤猪油，还嬉皮笑脸地说：“石成哥，我们住在一乡，‘荒年’打碎碗，熟年还要见人。……”石成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好恼啊，厉声地斥道：“拿回去！就是一罐金子也买不倒我！”第二天，他就告诉了土改工作队，并在大会上揭露了地主的阴谋。在土地改革中，他分得了土地和房屋，再也不用给地主当牛做马了；从此他响应党的一切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

可是，他夫妻两个渐渐地皮黄肌瘦、四肢无力。妈妈流着泪说：“我们还是迁走吧，这地方‘风水’不好，不发人，再要住上个三年五载的，说不定你汪家这根苗儿也保不住啊！”这么好的家，怎么舍得走开呢？可是石成一想到两个哥哥和父亲的下场，也就动摇了。然而搬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想来想去还是没有搬。可是他夫妻俩还是象灶门口插的杨柳，一天天地枯萎下去。

一九五三年春天，县里派来个血吸虫病普查小组，查了几天，说是连城湖里钉螺很多；又检验了大便，证明他们害的都是血吸虫病。石成夫妻到县里的血吸虫病防治站，吃药打针，治了二十多天，医生、护士服侍得

非常周到，可是連一个錢都不要。他們出院以后，身体漸漸好起来。就在那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事事走在前面，几年来十四次被評为县、区、社的模范。他两口子劳动日做得多，生活也改善得快。去年修理瓦屋两間，又新盖两間。如今，他們身边已經有三个儿女，大的已經十三岁了。

一户人家，解放前后患血吸虫病的遭遇是这样的不同，全大队的变化就更大了。从一九五三年以后，县血防站在这儿設立了血防小组，首先医好了大量病人，又指导群众搞好了集体和个人的防护，經過十多年来的反复斗争，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能够組織更多的力量投入这个工作，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病人医好了，生产力增加了；不仅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害人的血吸虫病也被控制住了。

血防站每年都无代价地供給大量的杀螺葯物，秋天和春天还用人工扑灭。县里还派来了拖拉机，帮助深翻土地掩灭釘螺。現在村庄附近，已經很少見到釘螺了。李庄生产队已經消灭了釘螺。

如今在連城湖里，你可以看見許多縱橫交錯的圩堤。堤下綠柳成行，圩內麦豆青翠。在有釘螺的湖滩上圈圩开垦，不仅增产了大量粮食，而且也是消灭釘螺的方法之一。垦殖以后，种旱粮的地方，釘螺几乎絕迹；

低凹地方經過垦殖，釘螺密度也大大降低。近几年来，全大队共圈大小圩五口（其中团结圩是和其它几个大队合垦的），面积有两三千亩。这些圩口，有的养魚，有的种了粮食。养魚的圩口，因为有了圩埂，阻止了洪水倒灌，可以控制釘螺面积不再扩大。

各个生产队都成立了个人防护小组，县里免費发下了大量的防护油，队里置有公用的裹腿布带子，社員如因生产必須接触疫水的，都要在皮肤上抹一层防护油，再纏上裹腿布，这样下水，就可以免于感染。

几年来，恢复了七个村庄。刚解放时只剩下四戶人家、五六口人的李庄，現在已有十一戶人家、七十多口人了。掩映在綠荫丛里的各个村庄，都是高高的房屋，雪白的粉墙。村庄周围和道路两旁，建立了公共廁所，以便于管好粪便。村子里鸡鴨鵝成群，耕牛結队，猪仔滿圈，粮食滿仓，一派兴旺景象。解放前那种“千村蕪人遺矢，万戶蕭疏鬼唱歌”的凄慘景象已經永远成为过去。四年来，这个大队連續被評为省的农业先进单位，去年粮食亩产量达到八百五十六斤，提前跨过了农业发展綱要的規定。一个人寿年丰的生活图案已經在这里开始成为现实。

然而連城湖的人們並沒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了逐步彻底消灭釘螺，他們准备在下半年再圈一个楊家嘴

圩，明年还要圈一个小王庄圩。在他们十年的远景规划内，将要从邵庄生产队到合意生产队，圈一个全长十多华里的大圩套小圩——圩连圩的龙灯圩。到那个时候，就会把全大队的几千亩钉螺草滩全部控制起来，消灭一块，干净一块，圩内就可生产更多的粮食，饲养更多的鱼类。那时将更是粮食满仓鱼满圩，人丁也一定更加兴旺。

(柳文田插图)

集体化带来的好光景

阜阳县新华公社社员 李广民

解放前，我家只有两亩老坟地，多半是种地主的，每亩地一年要交三斗租（一斗合四十斤）。那时，租种地主六七亩地，每年要交二石多租。庄稼刚收进场，地主狗腿子就守在场上，打了场，就把粮食挑走。交了租，剩下的就很少了，差不多每年要缺半年口粮。碰到坏年成，租一挑走，就没有粮下锅了，苦苦哀求留点自己吃用都不给。要是全部挑走还不够，来年还得补交，一年空一点，越空越多。地主管眼的把算盘一拨拉，说我整整欠了一千六百斤。地主逼着我家要一年交清，当年把打的粮食全部交完，还差一小半，好话说尽，要求迟一年都不行，最后地主翻脸不认人，把他的地一古脑儿收回去了。还说，下一年再不交清，把两亩地拿来抵押。原来地主是在打我家那两亩老坟地的算盘哩！

这样的日子真不容易熬啊！除了种好自己的两亩地外，我和爹长年累月给地主打短工，风里来雨里去，起五更睡半夜，好不容易弄来点粮食，总算把租还清了，保住了两亩地，可是一家人吃的又没有了。没有办法，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借高利贷。这年年关，我爹费了好大周折，嘴皮都磨破了，才借来了几斗粮食，勉强把年关度过去。那时刻，借一斗还两斗，第二年没有还得起，连本带利一起滚。以后，债主怕我家欠多了还不起，天天上门来催逼，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挖东墙、补西墙，借新债还旧账，窟窿越塌越大。

那当儿，三天两日无粮下锅，断炊是常有的事。有一年的严冬腊月里，常下大雪，一家人两三天没见一粒粮食，天天挖野菜充饥，个个面黄肌瘦，脸肿得怕人。有时大雪封门，野菜也无处挖了。一家人关着门，一个个歪在床上，饿得不能动弹。我的头一个妹妹又在这时出世了，我娘没的吃，身体亏，孩子落地后就不知人事，把一家人吓坏了，我兄弟俩抱着娘嚎啕大哭，小孩没有奶吃，也饿得嗷嗷叫。我爹看到这个样子，真象万根钢针扎在心上。下这么大的雪，到哪里去弄粮食呢？于德膝的爹看到我一家人饿成这个样子，就自己勒勒裤腰带，少吃一点，叫于德膝送来了十多斤小麦，这才救了我一家人的命。

那时，地主、富农看到我家借了好多债都未还，都不肯再借了。借贷无门，没有办法，只好当地。我爹说，我家祖祖辈辈闹腾了多少年，才传下来这两亩地，当了谁不心痛，可是顾着眼前要紧。地当了，还交给我家种，只是每年打下的粮食要交一半给当主。这一来，日子更难熬了。也就在这一年，一家人吃糠咽菜，我娘肚子都填不饱，又常生病，没有钱治，不久就死了。

解放了，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穷人翻了身，作了国家的主人。我家当出去的两亩地也收了回来。打那时起，我干起活来，好象浑身使不完的劲。我家没有犁，没有耙，解放前喂的一头牲口也得病死了，干活是有些作难。我想，反正只有两亩地，就是用抓钩也要把它扒过来。我起早贪黑，不惜力气地干，心想：只要发狠干，多熬点苦，甜日子在后头哩！

没料到，一九五〇年夏季发生了一场大水，河水倒灌，平地水深一尺多，我们庄的那一大片地，一片汪洋，望不到边，麦子淹得看不到头。我家的两亩地又在洼里，水格外深，庄稼捞也没捞上来，看了比刀割我的心还疼。洼地里水退的迟，豆子没种上，后来只得种了晚秋。

单家独户搞生产，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大灾害。这一年，幸亏人民政府及时发下了救济粮，一家五口人搭

配些菜吃，才算熬过去了。

一九五一年实行了土改，我家分得了五亩多地，连原来的两亩，共七亩多地。领到土地证那当儿，我爹望到印的毛主席象，感动得泪水汪汪。我眼圈也湿了，高兴得一夜没合上眼。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下决心要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国家，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土改后，一家人拚命地干，光景也确实一天天好起来。这时，使我发愁的是爹娘年老力衰，地里活干不动了，有时劳累一会，身子就支持不住，不是这里病，就是那里痛。往后，靠我一双手，农具、牲口啥都缺，要种好这六七亩地，怎么干得了？爹娘为这事也很发急。便托人给我说了房媳妇，好多双手干活。那时一家人生活虽然有了些好转，由于家底薄，日子过得仍然很紧迫，为这门亲事，我爹到处求亲告友，也没有办法，差点急成病。最后，还是忍痛当了三亩地，才办好了这门亲事。我爹对我说：“广民哪，我也不舍得当地，没有办法呀，把这门亲事办了，你们俩好好干活，过日子要争口气，庄稼收好了，还了债，再把地赎回来。”

好地当走了，剩下的几亩地，不是黄土洼，就是黄土岗，易涝易旱，砂礓又多，家里又没有牲口，攒不上粪，一年收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有一点空，我就要跑到

十多里外的老集、新桥一带买些红芋、瓜菜，挑到阜阳城去卖，赚几个钱，买点粮食，维持一家人生活，连拾粪的工夫都没有。地里施不上粪，秋庄稼弄得很。种麦时，我家还是用抓钩扒，累了十来天还有一半未种下去。邻庄富农李文达麦子早种下去了，牲口闲着，我去向他借，他哼着鼻子说：“借用行呀，一天出多少工钱！”我窝了一肚子气跑了回来。只好等贫苦农民的牲口使好，再借来使一使。季节晚了，那有啥办法呢！不料，天又下起了雨，一下十多天不停，急得我两眼冒火。等到天晴，季节更晚了，勉强犁犁，丢了几粒籽下去，第二年种籽都未收回来。

那时，柳庄要数我家最穷了，不过多数贫苦农民的日子都不大好，真正发家的只有几户。那当儿，我不理解；同样分了地，为啥有的穷，有的富呢？

正在这时，村里组织了互助组，这正对我的心，我头一个报了名。互助组搞生产，比单干是强多了，但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还不少。尤其象我这样的户，困难又要多一层。以后，又办了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互助组解决不了的困难，都得到了解决，生活才一步步富裕起来，真正走上了阳关大道。

高级社时，土地、农具、牲口都入了社，干活评工记分，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生产统一安排，再不

要个人去为缺少农具、牲口的事日夜发愁了，人人一心一意搞生产。一九五七年，我們夫妻俩做了五千多个工分，午秋两季，共分配了粮食一千一百多斤，一人合五百多斤。从我记事起，我家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多粮食，这完全是集体化給我家带来的好处。我看着这些籽粒饱满的粮食，想起旧社会的苦难和单干时的种种困难，不由得泪珠一滴一滴往下淌。我算算吃不完，就卖了二百多斤給国家。这年我家还喂了一头大肥猪，也卖给了国家。收入的錢，除买了十元公債以外，还买了一些新衣服和胶鞋等用品，添制了几件小农具。家里还喂了鸡鸭，种了瓜菜。有吃有穿，又有花的。这样的日子，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人民公社的力量更大，有些高級社办不到的事，都办到了。成績最大的要算水利建設了。几年間，依靠公社力量，加上国家的支持，挖的渠道，横一条，豎一条，沟沟相通，渠渠相連。新建的颍河閘，更是了不起的大工程，誰經過这里，都不能不贊叹一番。这些水利工程在战胜旱涝災害上功劳可真不小。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发生了过去少有的大旱災，颍河閘大开閘門，河水从颍左干渠源源不断地流到地里。一九六一年我們柳庄黃豆每亩收一百六七十斤。要是在单干时，碰上这样大旱年，种子都收不回来，哭都没有眼泪啊！我們柳庄的

地大半在湖洼里，过去一下雨，水排不出去，常常受涝，有了这些水利工程，能蓄能排，旱涝不愁。去年三月里，滴滴拉拉下了两月多雨，要是在过去，庄稼早淹光了，去年不但没有淹，地里还看不到积水，连沟渠里的水都很浅。

一九六一年发生这样大旱灾，我家三口人（夫妻俩一个小孩）还分了一千三百多斤粮食，比一九五七年还要多。一九六二年，队里分配和家庭副业收入，共有一百三十多元，分的粮食也够吃有余。去年我又把结婚时盖的屋子重修了一下，扒掉了旧草，盖上了大红瓦，檩条、屋椽、秫秸箔子都换了新的，里外墙也都泥刷得光溜溜的，还在屋边盖了一间灶屋。年头里的母猪已带了小猪，这窝猪生下来，又是一笔大收入。真是日子越过越美。

有一次，我干活不小心，胸背被石头砸了，受了点小伤，队里请医生给我治，干部和社员不断地来瞧我，问长问短，要我好好在家休息。我躺在床上，一刻也不能平静，想起过去受的苦难，比比今天的幸福生活，心里热呼呼的，泪珠扑簌簌地朝下淌。我常常对自己说：李广民哪李广民，你千万可不能忘本呀，要不是集体化道路，我们穷人哪能过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单干，是少数人发家，多数人破产。只有走集体化道路，依靠集

体发展生产，才是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們一定要听党的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原来是柳庄生产队管委会委員，去年大家又推选我担任队里的监察員，我一定認真替大伙办事，为队里事多操心，积极带头办好集体經濟。

(王剛 戚錦順 李傳經 程在純記)